

溫瑞安散文選 (1972-75)

【導 讀】

溫瑞安 (1954-)，祖籍廣東梅縣，另有溫涼玉等筆名。一九五四年生一月一日於霹靂州美羅鎮。一九六七年創辦「綠洲社」和《綠洲期刊》(連續出刊十三年，一百多期)，一九七一年開始在《蕉風》、《學報》、《中國時報》、《現代文學》、《純文學》等重要刊物發表創作和評論，並在香港《武俠春秋》發表「四大名捕」故事之一的〈追殺〉。一九七三年正式創立「天狼星詩社」，設有十大分社，是當代馬華文壇最活躍的文學社團，由其兄溫任平出任總社長。一九七四年九月，溫瑞安與詩社部分核心成員一起赴台留學，他進入台大中文系就讀。翌年，溫瑞安與旅台的夥伴因台馬兩地詩社的內部分歧，集體脫離天狼星詩社，於一九七六年一日一日，另創「神州詩社」(後改稱「神州社」)，先後出版了《神州詩刊》、《神州文集》、《青年中國雜誌》等刊物，以及詩社史料《風起長城遠》和《坦蕩神州》。

文武兼修的溫瑞安，新詩、散文、評論、小說四弩齊發，創作力非常旺盛，神州社在台灣文壇的聲勢相當驚人。一九八〇年九月廿五日，溫瑞安和方娥真被台灣警備總部誣以「涉嫌叛亂」罪名逮捕，先扣押在調查局保安處，再轉押至軍法處監獄。經過一段時間的囚禁之後，被遣送出境，轉赴香港發展。溫瑞安不久便成為香港影視公司創作經理，最高峰時在港、台、新、馬四地，共有十八個專欄及小說連載。

溫瑞安散文中強烈的文化性格和憂患意識，跟霹靂州的華教困境有密切的關係。自從教育部頒布《一九六一年年教育法令》後，全國七十二所華文中學當中，有五十五所在翌年改制為國民型中學，其中十五家在霹靂州，州內堅持獨立的只剩兩家。此後一連串的中小學教育改革，令獨中生的人數暴減至谷底，幾乎淪為補校或停辦。一九七三年霹靂州華教界人士被迫展開獨中復興運動，方才起死回生。溫瑞安生逢其世，曾因華校停辦高中而轉學到以英文和馬來文為主的國民中學，所以感觸特深。

黃錦樹在〈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1993)一文，從華教危機的時代背景，分析了溫瑞安的文化處境和焦慮。一九六七創辦綠洲社到一九七三年創辦天狼星詩社之間，由於客觀條件過於惡劣，他們只好自力救濟，結社、出版、辦活動，不知不覺跟華教運動一樣參與了國家形成中「傳統中國文化之創造」。惡劣的大環境讓他們醒悟，中華文化並非天然賦予或與身俱有的，必須極力爭取，去召喚去重新構造，於是他們自詡為文化的「選民」。然而這卻造成兩種矛盾的情緒，一是捨我其誰，傳承中華文化香火的使命感；一是對自身的不確定，既不清楚方向是否正確，也不確定誰會一生無悔的投入。前神州時期溫瑞安部分作品的陰鬱基調，必須置入上述背景中方能充分理解；另一方面，它更生動地展現了那群夥伴（以及同時代的華校生），共同的精神狀態和憂患意識。黃錦樹進一步解讀說，從〈龍哭千里〉(1972)可以感受到作者過早承擔了一代人的文化使命，他把夜中的自己命名為獨醒者，周遭滿布著愚昧而過時的敵人，他是帶刀的少年，帶劍的哥哥是他青春期苦悶的守護神。到了〈八陣圖〉(1973)，捨我其誰的文化使命感及對未知的恐懼，終於爆發成動人的悲吟，膨脹的自我追逐一盞渺小的燈，在死亡的

陰影裡生命更顯得無比莊重，龐大的幻滅感促使他的作品在藝術上悲壯的完成。「龍哭」和「遺恨」都道出外在不可知力量的強大摧毀力，他把大環境的壓力轉化為隱喻和象徵，卻失去確切和現實的所指，「龍哭／遺恨」在抽象的恐怖境域裡，提升為普遍的悲愴。

〈天火〉(1975)寫一段三人行的長夜旅程，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孤絕情緒瀰漫整篇文章，然而他們要到那裡並沒有明確的交待，只在文章最後，三人看到一把深具象徵意義的火，這一大段文字幾乎就是他們對華文的前途一種宿命而悲憤的寓言，火在風中雨中惡劣的環境下起舞，不知誰引燃（華文的傳承）的火種，究竟是先驅或後進，這火也不一定傳承下去。他們對華文教育有一種狂烈而激情，卻無力的孤獨感。華文就處在這個風雨飄搖隨時失傳的時代，他們能做的，是使它流傳。（鍾怡雯〈從追尋到偽裝——馬華散文的中國圖象〉1999）

上述三篇選自散文集《龍哭千里》（台北：言心出版社，1977／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79），是溫瑞安散文中最常被討論的名篇。〈大鐘敲古寺〉(1974)和〈風動〉(1974)選自《狂旗》（台北：楓城出版社，1977），除了高度詩化的意象語言，以及處處隱喻的筆法，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是武俠的精神特質，更精確的說法是：武俠乃溫瑞安的信仰，也是創作動力之根源，它產生了充滿刀風劍氣的剛烈語言，大氣磅礴的敘事也處處暗藏招式，它甚至讓溫瑞安獲得一股支撐的力量和雄渾的氣勢，足以獨力承擔振興中華文化之大任。他深信「武俠是超拔的、清越的，而且是聰慧的，他可以避免一切俗成的方法而用自己的方法而且有境界的到達」（〈風動〉），他曾經如此形容夥伴們——「我們是江湖中偶然抹過的一刀／幾個宗師在少年時／忽因感情而綰結在一起／不問彼此身世／只問風湧

雲動時／誰會是那風／誰會是那雲」(詩作〈浪淘盡〉1976)。

最後一篇〈回首暮雲遠〉(1975)選自同名的評論集《回首暮雲遠》(台北：四季，1977)，雖名之為評論，但它的散文性格依然強烈，而且寫的是溫瑞安無比崇敬的李小龍，以及無比沉醉的武術，不知不覺成了夾議夾敘的說書人。透過這篇充滿評議性的武術散文，得以窺見溫瑞安的武術思想如何滲透到創作生命的核心之處，甚至決定了他後來走向專業武俠小說創作的道路。

溫瑞安一向主張文武雙修，台北神州社的成員都得習武，不能當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正如他在文中所言：「從前的文人，大都能文武兼修的，像李太白、辛棄疾、岳武穆等人，或許李白詩酒舞劍，對影成三人時，他會覺得自己發揮得最舒暢的是劍法，不一定是詩，也許他早已把劍法當作一門藝術」，所以他認為「中國要強，建立經濟強國、軍事強國固然是，建立文化大國也屬必須，但建立國人之體魄、精神，一種超拔的『武藝精神』，也是必須呵」。

總的來說，溫瑞安散文的詞庫根本就是一個武俠世界，眾多的武俠元素和意象語彙，排山倒海的支援他的敘述，也支撐他的文化承擔意識。展讀他的散文和詩，如同踏進「神州奇俠」的江湖。

本卷所選的六篇散文，全屬神州詩社成立前的作品(前神州時期)，分別出自三部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文集，是七〇年代馬華散文的高峰。溫瑞安另有新詩精選集《楚漢》(台北：尚書，1990)，以及，小說集《神州奇俠》(台北：長河，1978〔至2003年止，兩岸三地共27個版本〕)、《四大名捕會京師》(台北：長河，1979〔至2003年止，兩岸三地共三十九個版本〕)等數百部武俠小說，設有官方網站《六分半堂》。

龍哭千里

從厚厚高高的書本中逃出來，你有嘔血的感覺。你輕輕地咳嗽，一聲聲，一聲聲，你用手帕掩住口，你甚至想到當你白巾自唇邊移開時，在上面已染滿一大堆淒艷的鮮血。美麗的血。一直在你胸中翻騰如今卻凝在手巾上的血；一種無法被補償的驕傲。你腦裡想著的是吐血的事，但你已順手打開了門，啊啊是晚風晚風呵涼風為你澆一盤冷水，你登時清醒了許多。抬首，仍是八千里路雲，敬酒的月離愁過的月嫦娥過的月柳梢過的月女牆過的月，如今仍是。黑夜不是全盤勝利的大旗，它密布破洞：點點的星光。屋外是黑，是月華，是蟲鳴，是一片鬱鬱的黑橡林，是安詳入眠的小道，於是你決定走出來，每一步都抖落一些學問：鋼琴的悠緩，提琴的幽怨；二胡的哭訴，古箏的琤琮。

夜是清涼的。唯有在寂寞時才能享受寂寞。這一刻你是安詳的，一如明月的憩睡，足下的蚯蚓也不再翻土。但你很快發覺月華是慘青的，青得像三島裂腹的刀鋒，你腦中翻騰過無數的意象：一個畫家在白布上揮上黑色的第一筆，一個男孩耳熱心跳地偷窺自己暗戀的女孩底第一瞥，指揮棒所劃過的一道彩虹、滿天的落霞映照在一個吐血少年兩頰上所輝映的艷紅……。爲什麼總是想到吐血呢？你還年輕呵，你可以參加任何電子吉他樂隊，你可以賭三個通宵不眠。是的，不眠，你不眠而在藝術與文學上苦苦追尋，你枯瘦而乾癟，難怪會想到吐血了。

你一直很懷疑自己是否走入魔道，你只知道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正壓向你，你唯一的反抗便是創作，唯一能維護自我的是藝術。這些題材都不是適合一個剛踏上十八歲的少年的，而卻都在你小說構思中出現了：幾個飽經滄桑而滿腹學問的學者正在討論一個人類最基本又最無法解破的問題：人的存在意義。沒有人能有一個真正的答案，他們只好滿懷希望地去請教一位年逾百齡、身著白袍的老學者，老學者陷入久久的沉思中，忽然雙眼發出迫人的灼亮，顯然他已尋得了答案，於是眾人紛紛興奮地追問，這學者微笑良久不語，原來他已仙逝了。這是第一篇小說。一個必須要在風雨的黃昏中趕回家鄉的旅人，他坐在一部黑色的計程車裡，這部車子的號碼很模糊，這疲乏的浪人只希望馬上抵達家鄉，沒有注意到那戴著低帽衣著全黑的司機底容貌。一路上這浪子思路很紊亂，驀抬頭，細雨紛紛的暮色中，車外是一片荒原，情節在那浪人猛見那司機的臉容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嘶叫聲中結束。這是第二篇小說。一對於藝術恆在求索而不惜耗費所有的金錢與生命的兄弟，做兄長的見識遠超其弟，他的弟弟有疑難尚有兄長為他解答，但做兄長的卻更為孤獨。某夜，兩兄弟追尋了一生，由於一無所獲，終於不禁對藝術有所懷疑。弟弟到門外一陣，忽聞其兄在背後歡呼：「我知道了……」弟弟衝回房時，其兄已帶著笑容逝去，只留下更孤獨的弟弟在思索著答案。這是第三篇小說。一個少年目睹一隻跟了他十二年的老狗臨死前掙扎的過程：這頭狗死前把身體在地上不斷地磨擦，爪子恰好在牠四周劃了一個圓圓的圈……。這是第四篇小說……。

貫串這四個故事的主莖是：死亡。可惜你仍未能肯定死亡美麗不美麗，不然真可冒險一試。活著畢竟是件美麗的事。你記得你在〈人煙〉中說過這樣的話：「我的生命就是我的作品，我的作品還沒

有成熟，我怎麼會老了呢？縱使我老了，我倦了，我要睡了，我還是要對自己說：少年，你的名字是奮鬥。」一年前的你是一股逆流，如今你外表似已收斂了許多。在異族的眼光中，你是一支狂人樂隊中突兀的洞簫。而你呢？透過眼鏡片的熾熱仍是高度的，白色的衣衫總散發著一股濃濃的寂寞，比狂歡舞會過後那種還要深更無法遏止。於是你寧願埋首於金庸與金鈺的武俠小說與電影中追尋那一絲芳香的古典，你甚至把自己也埋首在那種創作中，把「社會」喻為一座黑森林，把環境的各種阻力寫成十三名劇盜，然後把自己化成一匹「追殺中的狂馬」，「且不能退後，且要追擊」。幸而你有一位驕傲得像一柄青鋒的哥哥，他的筆是劍，他的手是千人樂隊的指揮棒，他的生命是燃燒，散髮是他的自由，瘦是他的意象。由於他的提醒，你仍不忘藝術的探索。仍不致迷失。

夜，清涼。雲來，雲去，月仍是月。你回眸亦喚不起雲飛，風亦不會在這時候擾動安詳的林子。一種深邃而成熟的意味，籠罩著這整座園林。空氣稀薄得如一闕清平樂。沒有夜鶯，沒有深夜中過橋的白衣，沒有河哭在腳下。你吸進一口給薄荷冰鎮過的氧氣，你的胸襟呵是一漠大原。可幸你仍年輕如星之晶晶，這裡的氣候雖不宜一株梧桐的生長，但畢竟你有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仍愛撫拭小刀，看見小戀女仍無法不心跳。記得上次你聽「滿江紅」的時候，雨尚未歇，長空劃過兩隻匆匆的雁，燕子啁啾，雨正滴滴答答地踢著石子，地上陸陸續續延展著青苔。那整個晚上歌聲都迴旋在你心上、腦上、神經上，響在你每一根骨節上，你雄性的喉音上。激昂處，把你的脊髓骨抖得筆直，如一座驕傲了幾十年的大山。嗓子如弦絲一般地微微顫動著，胸腔裡也頓浮起幾許激情，透過你的雙眸，漾著薄薄的淚光。一座斷崖。一輪殘月。一座怒海呵不息的海高高

低低嘆息的海。一幅畫，黑墨與白紙。從此刀便成了你的象徵，每出鞘必然沾血。

談到哥哥和那一群朋友，有他們，你畢竟是幸運的。那次旅行回來，海關人員以驚異的目光打量這一小群行李箱裝滿書籍的少年，這麼小的腦袋怎能裝得下禪學啊、存在主義啊、中國文學批評史啊……那海關人員的眼鏡掉到鼻樑上來，眼珠子幾乎要突破上層眼皮那樣地看著我們；後來你們在車上大笑，在客棧談了一夜的詩。其實你們都是痛苦的，當你們看見且感覺到自己的文化被壓在垃圾箱底，且無法容忍某種輕蔑的眼神。所以，那一拳揮出後的呼叫是令你絕難忘懷的。你們都是駝子，高大的駝子，蹲著都比別人高大的駝子；你是守著綠洲的沙葦，為母體抓取每一分暖土吸取每一點養分的根鬚；你是拜星者，你是一具不完整的血嬰。

你疾步走過密密麻麻的星光下，月亮以異樣的青黃向你一排排掃來。你驀然回首，小房裡的燈火已那麼遙遠，那麼遙遠，那麼遠不可及。你看著遠燈，腳步仍在後退著，你彷彿是為膜拜而前往的朝聖者，腦中的信念是：必須前去。你彷彿聽到踏過的步履，一聲聲單調地傳來，如深深的山谷底迴響。你仍向前走，路很快便走到盡頭，路的盡頭接到另一條小徑，那是，一大片荒墓。你走著，想那些可憐的人，曾經活過的，曾經笑過的，曾經哭過的，如今都閉著雙眼無聲無息地躺在硬地下，以碑碣上斑斑的篆字證實自己一度短暫的存在。月在冷笑，冷冷地笑著，青苔如毒蘚般長滿在碑上、石上。

你步行出來的悲哀，是一種恐怖的孤寂。一種全城只剩下一位清醒者的痛苦。你啊你，異域的少年，怎樣使那些搖頭晃腦唸著教科書而心裡對中文厭倦得要死的教師信服呢？老教授們活在他們愚

昧的世界裡，說：「年輕的一代不知搞些什麼鬼」；有人在茶館中吟詠那四平八穩的箱子似的古體詩；有人今天競選文藝研究會會長、祕書等要職明天參加藝術晚會後天趕去藝術館剪綵；有人一落筆便要人去擁抱生活啊舉起鋤頭，窮喊地主剝削勞工啊三輪車仗最偉大；有人永遠「媽離不了你」總是一把眼淚加上一灘鼻涕加上一點心理變態加上幾聲嘆息，且把那樣的貨色稱為「淒涼美」「失落美」，對於這些人，你發誓與他們周旋到底。因為你是年輕的刀，而刀是無情的，不講情面的。為此，你已無意中替自己樹立了不少敵人，他們不止一次群起圍剿你、攻擊你，結果自然是你的刀也不止一次派上了用場。

但是你的性格也有柔的一面。你迷信白衣，且深深愛上向陽——呵，向陽——這個名字。可惜的是，那襲白衣始終不曾出現。你有著不純潔的慾，卻有純美靜好的愛。你迷信愛情，而不善處理感情。你容易迷戀，美麗的迷失，危險的相戀。你曾為一位清麗的女教師練琴而終日躲在教室裡遠遠地聆聽。多少折柳、多少濯足，而今雖說那純情的一幕已逝，偶而你仍會想起在小樓上那柔柔的清唱金馬崙高原上奮亢的高歌畢業晚會上泣然的哀調。黑奴啊黑奴，當你的唇離開那低沉的二十四格時，是否有一顆晶瑩的淚正淌落潮濕的黃土？

很多個晚上，你都把自己反鎖在書房裡，與蠹魚同齧中西典籍，每次從房裡蹣跚踉蹌出來，只覺天旋地轉，自己正在長高或縮矮，都分不清楚。有時你拿起六弦琴低低地唱那首“Blowing in the Wind”，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那些問題，難道那答案真的blowing in the wind嗎？你不知道，你只輕輕巧巧地把調子一轉，彈起活潑的「春花美麗」來。你有許多事不知道，你畢竟還小，但你最少知道有些

事可以不做，有些事非做不可。那天你還沒把余光中的〈萬里長城〉讀完，渾身血液已沸騰，你在斗室中不斷地來往行走，手指顫抖地夾著那篇高信疆寄給溫任平，溫任平寄給他弟弟溫瑞安의 剪報，腦版中現出的是巍峨無比，你一生都無能攀及的那象徵著龍族的光榮底長城。你再也無法坐下，你在烈日下把報紙送到每一位詩社同仁家裡閱讀，讓他們也分享到這一份感受，讓他們也無法閒坐，讓他們不能不好好地想一想。你幾乎亢奮得想把劈面第一個看到的人一手抓來，把這件事告訴他，把文章拿給他看……那時你自己才發現，原來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的眉心鎖住愁，鎖住深思，當然那還需待更上層樓的。你的眼鏡框子十字架似地扛起許多疊疊的層壓，因而雙眉得往上揚起，揚起兩柄刀的鋒刃。記得那個笑起來總露出兔子牙的小女孩嗎？她會笑著說：「你揚眉的時候，就像……就像兩條昂然抬頭的龍。」你忽然心緒恍惚起來，小女孩啊小女孩，若自己真的像一頭龍，那只是一頭失翅的龍，一頭困龍，一頭鬱結萬載的龍！一頭鬱龍，你含淚走過星月下，你的命運將是化石，抑或成灰？

陡然，一聲淒厲而狂野的嗥嘯，一刀刺破了夜空向我刺來向我耳膜刺來刺來向我心臟刺來刺來——

是野狼在哭嗎？月發出蘚苔般邪惡的光芒，一種如狼吠月的獷獷。你恐懼，你雙目完全張大，如盲者試圖在黑暗中尋找一些什麼。嘯聲不再。嘯聲不再。你膚上仍布滿雞皮，你是聽錯了嗎？那只是幻覺幻覺而已，驀地又是一聲狼嘯——尖銳如利劍破空而過——你不禁顫抖起來，你彷彿看到燐火的閃動，周遭是古老的墳，這是很郊外的地區了，是什麼力量差使你來呢？而那聲狼嘯，是不是在提醒你自一個前面的陷阱及時止步？

你額前滲出了冷汗。一塊老大的烏雲飄來，一口嚥下那刺青的月亮。天地都黑下來，一片漆黑，沒有一絲光，只有一點點閃爍不定的墳塚上底燐光。燐光。你屏息地凝視著點點慄人的光點，心緒反而平靜下來。你在全然的黑暗中，完全無意逃避。此地是荒涼的墓園。你知道在你的前面有錯錯落落的碑，碑石代表著已模糊的人，碑下躺著的是顯然的骨灰，千百年後，此地將一無所有。你的呼吸平和。這些人，有些是鬱鬱以終，有些也許得到某種滿足而死，他們也許死在古老的晉朝、戰火連綿的春秋，或侵略性極強的疾病肆虐的現代。他們也許生前曾轟轟烈烈過，但如今都沉寂地臥在碑碣下，在圓形的死的境域中沉思、回憶，也許他們忽然驚悟什麼，但那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此刻什麼都不是，是死亡。在漆黑中，他們也許在你前面嘆息，並陰毒地盯住你。

狼嚎呢？那是過去的事了，你站在這兒也很快將成為過去的事的。我似被某種魔力，某種催眠所蠱惑鎮制住。你耳中是一陣陣細碎的風聲，自滿山葉隙間襲來。然後風逐漸轉烈，那聲音已是鋪天蓋地的傳遞著、延展著，從這邊來自那邊去，狂放、喧囂，且野性畢露。它捲起一地的葉，捲起墓園清明時號哭過的滿地碎紙。你被包圍在風中的是：你。風的潛力不斷發揮，夜於你嗅覺中、聽覺中、視覺中漸而濃烈，你有一種潮濕的感覺：雨將來臨了！

雨將來臨，雨將動員所有的兵力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分子來侵襲你，你應該回去了。你應該回去了！這句話似自遙遠的古代疾射而來，你倏地驚覺，乃極目四周，只見千樹搖擺如群妖張牙舞爪，塚們悲悽地呻吟著一首古老的歌。你該回去了！少年，你有最安寧的小房子，你僅是一頭哭在千里的龍，你年紀輕得連感時憂國都說不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一般人的心目中你只是才斷乳便假裝吶喊幾

聲的孩子，在朋友的心目中你只是身著白衣負手皺眉的不合群，少年啊少年，只有你兄長始洞悉一些你的心境；只是鵬飛千里，鵬在天涯，這兩頭困龍又何其鬱鬱啊！何其鬱鬱！

你毅然返身往來路大步走去，風厲嘯著自你腋下頸下自耳旁踝間急掠而過，你整個人浮在風中。一園的墓碑也似為我的離去而淒笑厲哭。我連頭也不回的邁步，每一步踩熄簇簇爍閃的燐光，每一步俱踏響五千年土中的骨骼，他們在我腳下輾轉慘呼嘶吼，一直到我遠去。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杜甫

「這裡不適合我們。」

「虛偽的臉，荒蕪的心。」

「你和他們的約會是在什麼時候？」

「十一時半。」

「……嗯，我們就離開這兒罷！」

我們都沒有說話。沒有。車子平平地向前駛去，不算太快，也不算慢，但子夜的寒風迎撞而來得很是猛烈，又喧嚷著撲噬到後面去了。我們都沒有把玻璃窗升起，風蕭蕭地湧進來，我的手攔在車窗櫺上，凍得冰涼，就像死人的臂；可是我沒有把手抽回。哥哥就坐在我右旁，專注的、沉默的，又似悠閒的駕著車，水藍色的長袖衣搭在駕駛盤上，節骨凸起而修長的手指，正微微地彈動在駕駛盤黑色的塑膠外皮上。這是一個很濃很濃的夜，在這條超級公路上，車子已近乎絕跡了。車子穩健地往前吞食著公路，車窗一口一口地豪飲著寒風。車內只有哥哥和我。我們彼此都沒有說話。

我們都沒有說話，車外風啊黑夜的風狂吼，夾著微弱的馬達聲。黑夜裡街燈亮著淒清而倨傲的白芒，一列列從前方迎來，自後方遠去，如長城的女牆上放哨的戍卒，守一宇宙無盡的黑衣。燈是送我們的嗎？我們自一華宴中匆匆趕回。燈是迎我們的嗎？我的朋友在遠方苦待。車鏡映起一片強烈的光芒，按號一聲，一輛黑色的轎車夾著呼嘯狂號超越了我們，留下兩盞紅色的訊號，遂而消失於太濃的黑暗中。哥哥沒有說話，我也沒有。我們的車子沿著硬澀的柏油道上的白線，平穩的駛著。但一切都似忽然、忽然暗淡下來，抬目處，前面已沒有了路燈，後面的一列列高瘦的戍衛正迅速地遺離了我們。我回頭望著那最後一盞燈的光芒。一直呆視著：守城畢竟是過去的事了。

畢竟是過去的事了，寂靜也是過去的事。我們仍然沒有說話，但哥哥一探手，扭開那錄音機一雙妖異暗紅的眼，這是黑暗中最刺目的紅芒了。歌與音樂，自車內共風迴旋著，旋轉著。我舒適地靠在車座的背墊上，靜靜的聆聽著幾首放任的、撕裂般的情感。這般強烈的情感；這般沉猛的音樂。這種吶喊式的唱法，是不是真的能把我們這一代的失落，徬徨和苦悶切合地表達出來呢？我們這一代的積悶，真的是那麼無可境止嗎？風狂吼在車外，夾著一天地間被撕裂的夜色，我的雙眸一片迷茫。旋律不知在什麼時候，都轉向柔和了，那仍帶著幾分雅氣但成熟的嗓子在追迴著他的「蝴蝶」：

But still I have to say good-bye

Butterfly, my butterfly,

I'll come home to you one day.

Butterfly, my butterfly

Wait for me don't fly away

我忽然有了點笑意：「Wait for me don't fly away」多自私多真摯但又類似夢幻的話啊；戀愛本是自私、真摯且執著和迷信的，尤其是那動人心弦的初戀，沒有人能在初戀中贖回完整的自己：一如你的小名，多年沒人叫喚了，一旦被喚起，總會有些惆悵的——但又何必讓記憶殘傷著自己呢？冷冷之初未必就是冷冷之末。蝴蝶，蝴蝶，男孩子反覆地、愛憐地吟唱著。他有他的蝴蝶，我呢？蝴蝶飛來，翩翩復翩翩兮，來自神話，去向古典。那襲白衣，那襲白色的輕裳呵，會寥落地為你彈一闕〈塞上曲〉，十指過去，湮遠的都是朵朵音符。如這一切都能留住，如這一切都能留住，該多好，該多好呵該多好！我笑笑，把支頤著下頷的臂略略更換了些微的位置。旋律終止了，另一曲響起，這是那悠悠的女民歌手瓊·拜茲(John Baez)的低訴。低訴呵傾滿在凝結成大塊大塊黑夜的車內，濃濃鬱鬱的迴響著、交替著、重覆著：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s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s through
And half of the summer's night.

風在車內車外狂狂野野的笑著。我不知道它們笑些什麼，我真的不知道。我坐在車內，車子平平穩穩地向前航去。車內的黑暗凝結成塊，那錄音機的紅眼顯得份外刺目。這麼濃這麼多的苦愁呵！我望向一片森沉的車外，樹叢正以手臂解剖整座黑夜。我忽然想起白衣，那在靜夜裡笙歌曼妙的白衣。那愛穿淡紫衣的白蛾，那酒渦深深的水仙。騎火疾閃，笳鼓悲鳴，腰間弓，匣中劍，就這樣，我在風沙萬里的江湖中去來至今，白衣呵白衣妳是否仍在空谷鳴琴？玉樓笛斷，但我在這裡，車中也好，畫舫中也好，卻未可聞，且絕

不可聞！笙呢？簫呢？當然都不會夾雜在適才的華宴中：它在萬里外喚我，聲聲喚我，直至弦斷、刀斷，人去

去

去

去

去向天涯！

一錯愕間我的額撞在窗櫺上，刺痛令我猛抬頭：車子照常前駛。哥哥瞥我一眼，唇角有一絲了解的、而又詭秘的笑意。這哥哥！這年輕的哥哥，這成熟的哥哥！真欣賞他的灑脫與傲岸。一剎那間他看出了我什麼了？他知曉我在想些什麼嗎？時針航向夜的深處，車燈戮殺著前路的黑。時針滴嗒的走著，馬達單調的吼著；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得有點幽異。前路。後路。樹叢疾飛，沒有一幕是留得住的景。我的視線凝聚在前路一座座隱現的碑，被強烈的燈火照射下，慘白一片；遂而逼近，逼近，最後消失的車沿。碑上的字指著路程的數字，以及前面驛站的名稱；但什麼是前面的驛站呢？我瞪著那一行行聳直地被車燈逼得在路邊隱現的里程碑，忽然毛骨悚然起來。前路是什麼驛站呢？碑石慘白，如啾啾冷笑不語的木乃伊。它們僵死在路旁的草叢裡，不分晝夜地站在那兒，指引著路。（不過前路是什麼前路前路前路啊前路是什麼？）碑石僵直地向前伸延，一些常年吸收著日月精華的蘚苔，爬滿碑石的一身，在風中慘吼。我雙瞳張大，在車中的小天地裡幾禁不住尖叫起來。我驀地回首，望向哥哥，他一臉嚴肅地駕著駛盤，嘴角有一絲奇異的笑意。我看到他的金袖扣在發亮。錄音機的紅眼也在發亮。但我什麼也聽不到。風聲，儘是風聲，慘呼狂喊在我周圍。馬達的呼號的雜在狂風裡，沉悶而有力，車子向前疾飛，表上的紅針已指向八十，前路里程碑，

忽而多，多得妖異；忽而少，少得零落。車子在急速的轉彎中，每一座碑石都急速地穿上縞衣，慘笑地期待著一次慘重的意外——

我不清楚適才發生了什麼。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切都回歸平靜。表上的紅針指在五十上，車子平平地向前滑去，如一道萬里無波的行程。我望向哥哥，他唇邊仍是含著一樣詭秘的笑意。金袖扣奇異的閃耀著它的光芒。車內紅燈亮著，只是沒有那麼刺目了，我又聽見那柔美的弦韻……適才的都是幻覺嗎？我努力為自己適才的恐懼去搜集一些證據：石碑仍高高低低地、疏疏落落地往前方延展，往後方湮沒，車燈掃過處，路旁的香菸廣告牌蠢感地亮了起來；車外的風聲仍充滿了一天地，我的手臂仍冷得發麻，周遭仍是一漠留不住的夜色。一切都回歸原來的面目；我適才被冷汗所浸濕的衣襟，已被風吹得乾爽。難道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嗎？那種無可名狀的、碩大無比的陰影，那摧心裂魄的、無可抗拒的恐懼，何時隱身在我心靈的深處呢？難道它是一種預感、一條終有一日橫身攔在我前路的黑影嗎？它總會在我既逝或日後的生命裡出現、一如誕生與死亡的循環嗎？我不知道，我忽然感悟的是：為何有白衣人在子夜的大漠裡泣月，在暮日的斷崖上投江。這是一種瘋狂啊瘋狂！

「看到燈嗎？有燈自遠方亮起。」

「總算可以看到燈火了。您知道地獄嗎？如果在地獄裡走長長的隧道，不知會不會看到燈火闌珊？」

「唔。快到了，想來他們仍在等你。」

「麻煩您先送我到沙原去。哦，對了，您自己呢？今晚讀詩還是寫詩？」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

「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飛霞」一二八駛入沙原，輪子輾過鬆軟的沙地，吃力地駛著，車廂外一片漫天瀰地的塵沙。我用有點麻木的手肘撐開了車門，哥哥深意地望著我：「好好地談談罷。」他的車子往後退了幾次，才擺好方向，「呼」地向遠方馳去，沙粒瀰漫中我只見那漸行漸遠的兩道凌厲的紅芒。我揮揮手，有點茫然：「晚安」塵埃終會落下的，但我想不到塵盡埃滅時，夜穹竟如此雅麗！月麗如水，如水月明；星佈滿穹，滿穹星佈。我的影子正躡足拉長我的影子，我向前緩步行去。而他們，呵呵他們他們我的朋友們，正坐在月下的石墩上，含笑接迎我底前來。

就這樣，見了面。就這樣，談了話。就這樣，星空下互訴著星星點點的寂寥。被聽的和去聽的都恍然不覺，不覺星漸稀稀，月向西斜。夜央。霧寒。那笑得像座大海的黃昏星忽然站起來，道：「這次所要舉辦的天狼星詩人大會，正如在如許夜深裡仍談著文學藝術的我們——看來在這國度裡，再也找不到第二次或第二批了。」

我望月，月好像忽然近了；我望星，星星忽然都那麼可親了。「那麼，今晚是什麼會呢？」我望向北斗，再望向獵人座，笑著道：「不如就叫做滿天星斗大會吧。」

「滿天星斗」大會、「藝術殺街」、「九一八」草坪等等等等，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熟悉而且特殊的名詞。在「黃昏星」大廈裡我們深夜排演詩劇；在「振眉閣」裡哥哥與我徹底不眠的縱論文學；在「藝術殺街」裡我們以詩為矛，以書為盾，每人手上拿了本厚厚的詩集，誰要來嗎？且住，聽吟一闕音節鏗錚的現代詩，再欣賞一

篇悠遊天下的散文，君若非知音，且去！休擋吾等去路！在沙原上，就是這個靠近橡林的沙原的石墩上，我們看星望月，談一夜悲歡離合，奮鬥、掙扎、幸福、理想與愛情。

愛

情

？

愛情是什麼？愛情非將來

來吻我吧，雙十的情人

青春是不中用的東西

這首詠嘆調，早在余光中先生的散文裡唱過了，現在卻遺下給我們，給我們配上悲涼的調子，反覆吟唱。「青春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唱了，然後互相對望一眼，再唱下去。我們歪歪斜斜地亂步著，沙原上一片空漠，夜深沉；夜夜深深沉沉。我們如月下的精靈，酩酊於太白的月下，或起舞、或弄清影，但絕不止三人！想我們第一次在詩會中喝過的酒——酒瓶狼籍高高低低，東倒西歪。一夜的哭訴，一夜的嘔吐。想那次胡笳十三起的月夜，我拔出兩把瑩亮的小刀，飛舞於思君令人老的月下，刀起刀落，刀去刀來，燦閃如我年輕的生命！啊白衣，我學的是國粹，練的是國術，但寥落江湖，竟無一可談之人。我活著，是因為我的純和真，我的勁和熱，還有不能忽略的是：

我的

狂傲

啊

狂傲

我們歪歪斜斜地走著，偶爾搭著彼此的肩膀，偶爾落寞地唱歌。

我們都是哭在千里外的龍族，無人知其瀟灑和落寞。你有你的苦愁，苦愁，我亦有我的。我們都想了解和幫助對方，但是，請勿干涉我們的自由。我們活在現代，活在無根的現代，讓我們痛苦地站起來，走向傳統，走向傳統和古典去。

「我們不能空穴來風的創造新的傳統，但卻可以活用舊有的；我們以新的形式，新的象徵和新的內容，把它重建起來。」

「我們的重建並不是破壞，而是改良。我們要求的是新的生命、新的意義。」

「什麼是我們新的意義呢？」

「Coleridge 的“*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的信天翁。」

「易卜生的“*The Master Builder*”中 Soleness 的那座空中高塔。」

「Herman Melville 船長 *Moby Dick*。」

「或是但丁的《神曲》，如 Thomas Carlyle 稱之為“*Architectural emblems*”也好，如 T.S.Eliot 所稱的“*Visual imagination*”也好，總之，它是我們的抱負，我們的理想，我們所真正需要的作品。」

我們像不醉不眠君休去的夜客。橫橫拖拖地行著不丁不八的步姿；沙原已到盡頭，黑壓壓的橡林當頭罩下。休止符望望落在鬢邊的月亮，忽道：「月偏右，我們以快速渡河。」然後笑了一笑：「葉珊詩句。」余雲天一皺眉頭，笑吟：「儘管終夜爭吵，到底月色可不可以掃？——王潤華詩句。」葉遍舟忽然激起一片落寞豪情：「誰信京華塵裡客，獨來絕塞看月明。」沉默了好一陣子，藍啓元嚴肅地開腔：「像每扇釘著獅頭銅環的紅門，我們堅持著輝煌的沉寂——變奏自葉珊詩句。」黃昏星忽然臉色繃緊，吟道：「還是王潤華的詩：

你的臉色蒼白如刀，爲死亡的千歲切著生日蛋糕。」這時候我們已全然進入橡林，凌亂的樹葉吱叫在我們的鞋底下，月亮已完全被橡樹的陰影吞食了。吳超然忽地以一種奇異的音調唸溫任平的〈死前一剎那〉：

單調的鼓聲
是我的心跳
在長方形的黑暗中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
沒

聲調幽異，似響自一個很近很近、很遙遠很遙遠、很陌生又很熟悉，很空漠又很多洞穴的地方。我回望一下周遭：無邊無際無涯無終無止無天無地無岸無緣的黑暗。我細聽、細聽一下周遭：錯落的步履步履的錯落步履錯落地響起又響起聲聲的錯落錯落的聲聲錯落。有一個聲音，在遠遠的最黑最無可底止的地方喊起：叫你不要提起死亡不要再提死亡死亡死亡不要再提死亡死亡啊死亡不要不要不要死亡死亡。有一種惡兆，那麼熟悉，或許在遠古，或許在未來，在心靈深處的最最深處，如水聲般淙淙地響起，細細，微微，逐而清晰、吵雜、喧囂，鋪天蓋地的了起來。

啊少年呵少年，你又何苦來此呵何苦來此！前路是一片死死的漆黑。我不知道我是否正走在橡林的小道上，還是已步入林中的深草裡；某些樹葉與樹枝，與我擦肩而過。我走著，聽到他們的步履以及呼吸。我知道在不遠的前面有一座神龕，但我不知我們是否能

抵達它。記憶中那神龕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盞常年燃著的暗黃色油燈，搖搖幌幌，幌幌搖搖，與那刺鼻的油味，拋弄著那神像的影子。那座神像臉目猙獰，張目而露齒，往往有重重厚厚的蛛網把它網綁。那只是一座小小的、幽詭而恐怖的神龕而已——但我不知我能否抵達它。兩小時前在公路上飛車時那詭秘而熟悉的聲音，又開始、開始在呼喚我了。

但是仍沒有誰先開腔，沒有人提出回頭的意思；他們都在走著，沉重的呼吸著。他們都在感悟著些什麼嗎？或許，我想，那是死亡的壓力與生存的迫切。我們不知道在我們咫尺間站著的是一棵樹抑或是一具帶著帽的僵直死尸，但我們都扛起同樣沉重的夜色，聽著夥伴們的呼吸與步履，向同一方向走去。唯有呼吸與步伐才能證實我們的存在。我們堅定的走著，儘管我們的心裡正陷於極大的恐懼中，而且，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到神龕，更不知道我們是否走對了方向。

但我們是不應該唸那幾首死亡的詩的。我們走著，傾耳聽著彼此步伐下那奇異如迷信的節奏，一聲聲，始凌亂，後來都漸漸疊合在一起，變成同一種節奏了。我的心不正常地跳動著。一座座里程碑。車後的兩盞紅燈。車內刺目的紅芒。冰冷如死人的手臂。詭異的微笑。冰僵而著翎帽的死尸。那熟悉的聲音在我心靈中顫抖著、顫著、抖著、震起絲絲回音。這些事物一直在我腦中、眼中、耳中、我所有的感覺中出現，但它暗隱的主題是什麼呢？看來我必須面對它了。

我必須面對它了。我只怕一件事，我不怕打擊，不怕失敗，不怕失望，只怕死亡，因為它是我唯一克服不了的命運，改變不了的終局。或許，為了一件具有偉大的意義或真理，我不惜以生命去換

取；但我憎惡死亡。可是沒有人能自死亡的巨網中逃脫；既然如此，我唯有以生命的光芒去照亮死亡。我本身的光芒也許是很微弱的、但我會以我的撞擊去發出我所有的星花；生命是悲哀的，死亡是可嘆的。但我蔑視它們，既然我無法逃避，等它來罷！在它未來之前，我會盡量放發我的星花，讓更多一些人能分享它片刻的溫熱與光芒。

不能征服死亡，那麼，不要被它征服罷！死亡是碩大無比的，也許它的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內涵。死亡造成的是對生存的遺憾與生命的留戀，但連遺憾與留戀都不能再容納了，因為死了便等於什麼都沒有了。死是痛苦的，他，或她，只能靜靜靜靜地蜷伏在冷冷濕濕的黃土中，為每一晝每一夜晝晝夜夜地躺著，不能移動也不能說話，沒有思想也沒有感覺，直至有一天他們變成了一堆白骨，由白骨再化成泥塵，永遠，永遠永遠永遠地消失在世上；儘管他們在生前或許是聖賢豪傑，或是絕世紅顏，但那都是些過去的事了；如果他們曾在世上擦亮起一片燦爛的星火，那麼，或許有人會追念他們在星月下。但追念又能彌補些什麼呢？仍生存著的，只憑添一種淡淡的輕愁；已死去了的，已完全沒有意識了。我們活著的一天，有多少時候是去為那些逝者而緬懷而追念呢？多少名將會憶起岳武穆的雄風？多少名士會追念蘇東坡的豪情？就像我們這群專研文學的，有多少時候，會默默地為那給世界思潮鉅大影響的學人柏拉圖、阿里斯多德等低首追念過？更休說那些成就不及這些偉人的冤魂了。一將功成，枯朽的豈僅是萬骨而已？一次改革，熬白了多少人的青髮！但那些人呢？枯了，朽了，隨風而逝了，他們曾經活過，曾為自己想過，也為別人想過，但而今呢？偶爾想起他們的，又有何許後人呢？甚至他們已被淡忘了，他們的名字已隨歷史的蹄塵而湮遠了——最殘忍的是：他們已化為泥塵，不管被憶或

被忘，都與他們無關了，死去便是什麼都沒有，包括追念和回憶。或許如今我們正踩在他們的頭頂上，他們在冷濕的黃土中，亙古以來所發生的事，已與他們無關：他們已什麼都不知道！他們連什麼都不是了！覆蓋在他們頂上的，是如此美麗而古典的星空，但他們知道嗎？他們知道嗎？

我們仍疾步走著，被蠱惑似的走著，被趕屍似地走著。如果前面忽然出現的是一具無瞳無目長舌滴血的懾青鬼，對我們來說，或許還是一種存在的證實——至少我們知道，死後還有再生，雖然這種「再生」是等於「死活」，或許是活在一個更慘詭的世界裡，但這畢竟是存在啊存在！只要有存在、有意識，便算是有價值的活了！只要死去不是什麼都沒有：沒有回憶，沒有過去的痛苦和歡樂，也沒有現在的痛苦和歡樂，更沒有將來的痛苦和歡樂！就連我們現在正想著生存和死亡，但有一天，忽然連這一點痛苦的思索都無存了，那該是多殘忍呵殘忍

殘

忍

。人渺小，人太渺小了，很容易被死亡所擊敗。夭折，壽終，都逃離不了宇宙的冷視。宇宙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抬目，只見一片黑壓壓的枝葉，就這樣扼殺了人的視力。就算我們能仰望星空罷！我們所能見到的，是浩淼的星海。那一顆星離你最近？設若你神遊到那星上去，在那兒望見的地球，是不是也是星海中一顆隨時可以幻滅的小星？而你只不過是這小星星上的一丁點些微兒的小東西罷了！你可以幹出一些什麼偉大的事業來嗎？也許罷！在這大宇宙裡，我們能了解的是多少顆星星？唔，從這裡望去，是一片無盡的雲海，那麼無盡的雲海外又是什麼？無盡的雲海之外的無盡雲海

之外的無盡的雲海之外之外之外又是什麼？是邊際嗎？邊際之外又是些什麼？要永垂千古，要永恆，要不朽，在我們的地球上已難做到，每一個星球都有他們自己的經典，我們能做到的又是什麼？星星之外的星星之外——我是說在最強的瞭望鏡中，能看到的是多少顆星星？星星之外呢？這浩淼的宇宙啊——宇宙真的浩淼嗎？這整個「無限」的大宇宙，是不是一個「無限」的神祇指下的棋盤，棋盤上放滿小星星，所謂時間，便是祂們的對奕過程呢？我不知道，沒有人能知道，如果人類以後還有千千萬萬的歷史，等有一天他們「征服」整個宇宙後，才驚覺他們只是從一個八卦中跳出來而已，那是何等感覺啊！八卦以外的呢？所以當我們望星，當我們整個融入大自然時，我們早已被那藍得深永的雲海所溺斃了！

宇宙啊無限啊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玄。正如讀杜甫的〈八陣圖〉後的感觸：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一剎那間，時間和命運的洪流淹蓋了一切，我，人類，以及一切一切。未知的無限，對悠悠之天地的無奈與哀恨，都浮現在我所有的感官裡。前人的遺恨，今人的虛無，如戲劇而且是悲劇地在空漠的時間之流裡魚貫走過，多麼 *ironical*！但是我能做些什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們仍然年少，仍然狂熱，仍然渴切著把自己的輝煌映照在別人的身上！怎麼能因為時間，空間與命運的汪洋便喪失了渡航的勇氣呢？如果有命運，如果真的有命運的話，命定了我現在要因恐懼而停頓我的步伐，我偏走偏要走要走要走要走——如果

天 火

這是一個很可怖的旅程，是這樣的，在一個寒冷的子夜裡，我們三人，在熙熙攘攘的人潮裡穿過，搭上一列夜快車。車子過了時候還沒有開行，像是在等待什麼，終於開了，車內的燈光都一齊熄去，開始是不穩的、顛簸的、最後像一艘船似的向前流去。從城市流出郊外，從郊外流出野外，一直流著，像黑水河般流著。因為沒有光，所以大家都沒有說話，感覺著彼此的呼息，濃重、急促、而緊張。我們耳鼓裡都是馬達引擎的聲音，濃重、急促、而緊張。他居右，她居左，我居中，就這種坐在車裡的燈完全熄了的座上。黑暗中有一枚菸蒂撐出紫金一般的紅光芒。於是車子繼續向前走著，我們仍然沒有說話。黑暗在外面更換著黑暗，每隔一陣，便有一列列凌厲而寂靜的路燈飛掠而入眼簾、而過！就算是閤闔上眼皮的人，也會驀覺得一團灰藍灰濛濛的光芒無聲無息又飛快的貼上眼皮，猛睜眼，一支路燈幽靈般地落在後面，另一盞疾快地而紋風不動的撞上來。恍惚間，更像是那在千里外的一座城了！啊那熟悉的遙遠的城，有敬愛的詩社，有親愛的家。那些晚上怡保市的一行疲累的人，有一次在車上用母語對話，被人恥笑，於是群起而攻之，一起唱著激昂的歌，封住那些卑微的口，那段日子呢？……那些人呢？……那喜歡握著拳頭大笑大笑喀喀嚶嚶哈哈嚇的二弟呢？那一天裡需要上一號十多次的四弟呢？那白臉文秀但鬍子卻長到臉頰去了的三弟呢？……彷彿彷彿，恍惚恍惚，幾個人快樂且溫暖地笑著，

走過冷冷的黑的長街走向「彩虹樓」總社長的期盼裡；也走過長街，也走過墓園，也走過痛苦，以及，走過快樂的成長……可是那班人呢？車子用一種永遠同樣粗重的聲音，單調的回答著。車外有黑夜的長堤，點亮著盞盞銀燈，又黯又無光。

遠遠的黑色山崗，山腰竟亮著一大團散碎的燈光，像一座新冒起的星河，帶著如許欣心悅意的新鮮之情，舒放著銀光，就這樣地在深夜裡亮著，就像一座盛唐的城，嘩然都是亮而無聲。是沉寂得太久了，所以再重新亮起時，再也沒有聲息，那盛偉的朝代。我們遠涉千里，甚至要連根拔起，都是為尋找它如尋找一條河，而來的——如今我們找到了它也失去了它，它就亮著，像一個王朝，你永遠走不近它，你只有困守在車廂裡，聽黑暗，聽風，霸佔了整個空間與主題。我們究竟為什麼而來呢？我們又為什麼要去赴約呢？我們究竟赴誰的約呢？為什麼我們回復當日孩童時第一次出門旅行時那未眠夜的忐忑的心情？

接著是另一座黑色的大山，高高的數百盞瘦瘦的燈，像一干勇猛的起義，陣容強大的從那座山頭排到這座山頭。為什麼車總是在走著，而我們永遠沒辦法到達呢？我們的信箋，為什麼沒辦法寄到呢？我們的心靈，為什麼沒辦法到達呢？最後的等待已然絕望，像一則故事：一個人在午夜寒風的街道裡走著，他雙手插在皮夾克的袋子裡，在想著，他少年時好不容易才愛上了一位女孩，鼓了最大的勇氣才敢寫信給她，盼盡了時日，卻沒有一絲回音。而今他離開了他的鄉土，在這兒等信，等往日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他的信，在他最窮的時候，一封封寄出，為的是獲得鄉音。他的信終於來了，是報訃的，他最敬愛的父親病逝了，母親瘋了。他躑躅在街頭，看清楚沒有人的時候，在多風的街頭，他，掏出一瓶火酒，倒注入一

座街頭的郵筒裡，然後投入了一根亮著的火柴，在熊熊的火舌自郵筒裡噴出來的時候，他慢慢離開。

車外飛掠而過幾座殘堡，建築的形狀各有不同：有的像尖塔，有的像圓塚，有的像方場，最後最後，我們闖進一條無人的街道。兩旁冷冷清清的街燈冷冷寂寂地亮著，把街心照成了透明，把街的兩旁照成了一座死城。靜而無聲，沒有人。像一座恐怖的城市，人都在暗夜裡攜眷而逃，剩下的是一座空虛的城，和一所一所裡面不知有什麼藏匿著偷窺著的事物。記得那遠方，也有這樣的城，每隔數千里，深夜裡策車經過，看見一座座沒有人了的城，和一柱柱枯守的銀燈。那時有那時候的記憶掠過，現在有現在的。記得那封信：親愛的哥哥、嫂嫂、翰怡侄兒：再見的時候，孩子已經長大了，我們也老了，那時候我們相遇，有一陣子迷茫，好像那座山曾發生過什麼似的，後來又只剩下了夕陽。弟瑞安拜。青山、殘陽，最後的信，清涵箋，最後的箭，射穿所有碎了的心。他的。她的。我的。你的。好像又有那樣一個故事：有一對很有學問的兄弟，正在著手研究著一個科學上的重大發現，黑裡乘車歸家時，弟弟車毀人亡，哥哥趕去時，看見弟弟用染血的手遞上一本記事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便逝去了。哥哥花了最大的時間與努力去研究，發現記事簿所記的都是一些平凡的瑣事，唯有最後一頁記著一些深奧的原理，而原理裡最後而又最重要的一行，卻有幾個奇怪的文字，句子本身有些字像是不可能會在那兒出現的，但這句子發展到一半便中斷了，弟弟大概是在那時遇事，寫不下去了，哥哥抓據此點，苦心研究了大半生，終於藉此得到了一個高妙而完整的科學原理，正欲發表時，發現弟弟遺物的一本日記中，每遇到如是句子，便一定寫錯，終於他發現那可疑的句子，原來是一些錯誤的符號和一些別字而已。哥

哥大驚，再翻查弟弟之記事簿，但已無蹤跡！那麼他研究出來的原理，一下子都變成了空中樓閣，沒有了依仗，它真的是完美得無瑕可擊嗎？難道弟弟遞給他的不是這一頁，而是其他在簿子裡看來平凡的語句嗎？裡面究竟暗示些什麼？難道他窮數十年之研究所發現的真理，只是一個偶然嗎？但弟弟已去世數十年了，簿子也失去了，這些問題，永遠也沒有人能解答了。

大概除了死寂的長街外，唯一足堪告慰的是，路旁不時閃過的一些殘破的廟宇了。車子走過長堤，長堤兩側，有孔明燈一般的燈光，浮在河上，遠遠望去，像兩排白衣人守著一條長路，通向他們的海和山莊。車子馳在陌生的海堤上，無盡無休無止，海就在一座大黑暗裡呻吟呻吟復歎息，彷彿有著恆河一般黃河一般的悲涼與神聖的身世：救救我吧跳下來陪同我吧讓我們一齊成為黑暗的海水吧。我們像是在摩西的指引裡，唯一能從海水兩分的陸地上逃遁的人。記得那封信呢？五弟：想不到人別離了之後，連心也要別離；說了一次再見，已夠痛苦的了，還要再說一次；喝酒罷，大聲讀詩罷，唱最悲愴的歌罷，可恨老大，無緣再隨伴。溫瑞安上。如果這個時候，有你們在，該多好呵。該多好。我聽到他也在說著，喃喃的說著，是的，若你們在，該多好。我復看到她的雙眸在黑暗裡有晶瑩的淚光，像一圈圈往事：她也赤誠，她也狂熱，她也痛惜著這個世界啊而因為我碩大陰影的存在，別人忽略了她的友情，她的往事。她忽然說話，幽幽地，向著落日的地方可以被喚作：向陽。有一天，我記得，她告訴了我一個夢魘：她和她的姊姊走到一個森林裡，森林裡有一間奇怪的屋子，這屋子彷彿令她隱隱覺得這是屬於她的一個仇人的，而她最親愛的姊姊卻在這屋子裡替屋裡的人洗衣服！這是不可能的，太不可能了。她又看到林子外透進來的月亮，

黃得非常奇異的青白，慢慢而緩緩的在空中自轉著，轉著，轉著，轉啊轉，漸漸增大了起來，膨脹了起來，好像有一個聲音，在龐大的天空裡陰惻惻的笑著，她卻一點也不覺恐怖，四週黑突突的天空，像一屏萬頃無盡的天幕，忽然躍出了一些星星，再定睛看時，卻跳出了兩隻橄欖核一般的灰暗色的物體來，漸漸成形為一雙下垂而幽深的眼睛，而沒有眼珠！她覺得非常喫驚，但她姊姊卻在此時喚她進屋，她萬分不情願的進去了，再出來時，月亮大得像血盆大口，那雙下垂的眼睛仍像無盡哀思的望著她，整個天網，像一座古希臘雕像的臉部輪廓似的。她後悔因為走進屋裡而沒有清楚它的演變過程，隨即又想到：為什麼她的姊姊總是不肯出來像永遠也不肯出來一般？她忽然像領悟了什麼似的喫了一驚，但隨即她就從夢中驚醒了。醒時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像一顆星，懸在無涯無岸，而且無際無止，更且無盡無休，的黑藍黑藍深深邃邃的天空裡。

車子繼續前駛。車上有個暗青色的掛鐘，指向十一，在黑暗中盯著全車黑暗中的人。車子開行之前，因為是長途的夜車，所以由女剪票員先點上一根香，插在車前的大玻璃旁。香燃盡時，再換上一根，在冷夜裡燃香，很有些宗教儀式的味道。香在奔馳的車中幌著搖著，煙被紅火劃成一圈一圈，如一圈圈的迷霧。不知道從外面看這疾飛中的龐然大物，會有什麼感想？在外面，那柱香在玻璃前，那微弱的紅光，映照在每個人的臉上，會是暗青還是暗金？會是恐怖或是艷美？似雪一般的恐怖還是血一般的美麗？如果外面是一條雪路，有斷柯處處，如果是一條雪路，走啊走，走剩下，三個人。如果是一條血路，走啊走，走成一片遺憾。遺憾總是美好的，但往往十分可悲。那另一封信：七弟，能夠再見時，我們會不會都老了，都不認識了，在風中，我們拄杖而彼此搖擺著往前走，終於擦身而

過。溫瑞安上。時鐘仍指著十一，原來時間已經停了，我們已不知曉我們的時間，而時間永遠是那暗青色的十一。外面的東邊，燈火在黑暗裡聚集得像一個小小的王朝膜拜，正拒抗著對岸那燈火雲集的盛宴！對岸那些小小而閃亮著銀的藍的白的燈還是星，湧起像擁護一座小小的神，燦爛輝煌得像封禪大典一般的燈火齊明！千萬點星火！千萬點人家！這是從漁舟唱晚時舟子倦歸時看到那歸岸的燈火，還是幾千年來從未熄滅的河岸的長明燈！會不會，會不會是大宋盛唐裡的一座城在誘惑著我們？而祂們一直隱藝在高大而黑暗的喬木林裡所以從未被看見！車子高速經過了它們，而拋向了後頭，我再也望不見那王族了，只有黑漆漆的山谷裡有二三盞燈火！究竟那山谷裡的人，是怎樣忍受那寂寞？就在我們經過的這一刻裡，他們究竟發生了些什麼？我驚震起來。是一隻青色的毛手從窗外伸入？是供奉著的天上聖母鐵黑色的臉孔忽然怒笑了起來？……於是她又告訴我一個令我不寒而慄甚至顫抖的夢境，在她一恍惚間，她看見許多陌生的人如陌生的魂，沒有笑也沒有痛苦的直挺挺在路上走，最後走到一座戲臺上，臺上一陣鬧咚咚鏘後，只剩下一個滿面塗血的丑角，打了一個跟斗後，幕下景滅，剩下黑暗的車廂外，他，我身側的他，身子在黑暗的車裡像那些陌生人一般走動著，穿著黑色的長服，但頭顱卻在車窗外，正咧著大口向她笑著。我聽了猛轉右看向他，他也正好看向我，眼睛與眼睛裡震落一些恐懼。然後我忽然在錯愕間似乎看到一座很恐怖的山向我走近，像我曾攀爬過曾迷失過在其中的主幹山脈其中之一山，那是一座黑色的大山，然後我看見那晚山中的月亮，又大，又黃，又青，又近，是永遠也不可能的大山。而他的另一半臉呢？青黑色而喋喋地笑著，有一天，它會突然轉過臉來。

車子仍在滑翔著，有時像在高處，有時候在低處。車子終於在第一站停了下來。我開始以為是到了，但隨即又問自己：究竟到了什麼地方？我望出車外，只見一所野店，屋茅破飛，三三兩兩，迷濛燈火，自店內透出，大家相繼下車，大概是漫長的旅途裡一個歇息的所在罷？我下車如下馬，外面風寒如風冷著身子再往冰窖裡一站才往人的臉上吹，把她吹得倒退回車內。我們兩個走走，我對她說，妳自己歇息一會好嗎？大家都往野店裡竄，以擁抱一所熱花花的浴池的姿態去擁抱一碗湯麵，我和他走到店後的山坡上，走到野店的招牌底下。這店子「福祿壽」三字，用血紅的大字寫在黃裡滲白的大紙燈籠上，一滲一滲的微光自紙縫裡透出來，把三個血紅的字推成三個大大的黑影，驅鬼符一般地寫在山坡下，野店它自己的屋頂上。從山坡上望下去，店子的茅頂破落處，那群人正忙忙碌碌熙熙攘攘地製造熱力的麵和吞滅著有熱力的湯。孤獨。渺小。他們？不，我和他。忽然，我們感覺到天上充滿著一片黑幕，沉沉烏烏的低壓下來，與這搖搖曳曳的微光不成比例，而目擊者，卻只有我倆！「福祿壽」！我不知道什麼是「福」，什麼是「祿」，什麼是「壽」，但我看見自遠方那轉彎處，有公共汽車額頂上置放著三盞可怖奇詭的幽異的燈，蜿蜿蜒蜒的向這裡駛來。我在寒風中覺得忽然滿身大汗，急急與他走下山坡；在沒有離開的剎那，我用我的右腿，以一個飛躍側踢的姿勢，向那三盞大而無風自動的燈籠，遙比了一比。

車子再向前駛著，黑暗中有千萬的蒼涼。車子終於停在第二站。車未停定，神迷意亂，車子戛然停止——定睛看時，只見到一座龐大的廟！廟前有一方蓮池，黑暗中，池裡伸起的荷花托著黑色的蓮，像黑色的手自黑色的水池裡向黑暗的天空伸去。池心有一頭大象，張其牙而舞其鼻，背上有一白色的佛，正是拈花微笑，釋迦牟尼。

我們三人，越過蓮池，走入廟門，廟門迎接我們以兩方黑金字的對聯！放眼望去，從廟門走到廟堂，經過一路白色砌成的石板路，兩旁園圃，在黑裡，翠成黑青；夜幕沉沉，樓閣層層，昔日輝煌如逍遙山莊，大概亦此而已。我們走過時，只見前面遠遠，金色和紅色的廟，佛聲喧天，心中驚震之間，錯疑為當日嵩山少林寺，山連山，寺連寺，少林寺一百零八位羅漢，禪杖降魔杵，豈有我們插足的餘地？探窺左右，漆黑一片，兩旁樹叢，不知會不會有大批高手，潛伏於彼？一時之間，覺得煞氣逼眉，汗涔涔下；有人迷信三人同行，屬於奇數，認為不祥，我們此刻，豈非也正是危機暗伏？心中驚疑不定之際，忽聞一聲佛號，一位金衣火紅袈裟的僧人行近了來，如蒼木古石般紋風不動，但又疾快無倫，大風在黑夜裡吹來，他的僧衣翻動不已，猶如一頭金色的獅子，我們都頓然一醒。跟著他後面有七八名，不，一共九名，九宮八卦陣一般，九名尼姑唱著佛號像唱一首很動聽的歌：「喃——嚩——阿——彌——陀——佛——喃——嚩——阿——彌——陀——佛——」跟著僧人走動，後面還有十六七個，善男信女，赤著腳，跟著高僧之後與群尼之後，走著。他們一個圈子一個圈子的走著，走得很慢，邊走邊唱，走過了大殿內再擴大到大殿門前，圈子漸漸大了，旁邊看的人也棄履赤足，紛紛跟了上去，一圈一圈，繞過了假山轉過了小樹圍住了小亭，一行人，像一個陣勢，前面一個金衣，後面九個灰衣，再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幼，繞著旋著慢慢走，像一個大祭，不，在黑夜裡，像一個輪迴。那梵唱在暗夜裡，就像招魂，我彷彿看見大風裡有幡旗翻動，上面狂草著我底名字。梵唱一聲又一聲，像無盡無休。因為無盡無休，那六字真言，也成了無頭無尾，變成是一種生命或一種死亡，無岸無涯的發展下去。唱的最大聲的是一位全心全意，目不抬眼不

動的灰衣尼，她的聲音近乎清和濁的分野，尖嬌而矜持，有一種奇怪的媚，滲和於梵唱裡；最恢宏的是那金衣僧的梵唱，像一口鐘，從嵩山千萬里的雲中敲下去，共共空空恐恐，連綿不絕。跟隨的善男信女們，各式各樣的人都有，穿西裝打呔的，穿中山裝的、穿旗袍的、衣衫襤褸的；有的在大聲唱，有的在小聲唱。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愁眉苦臉，沒有一絲表情，除了詭異的虔誠和悲傷的安祥外。有人甚至拖兒帶女來，母親的拿柱香蹣跚的走在前頭，小孩們睜著大眼睛四處張望，那天網一般的梵唱，終會把他們的靈光慧眼抹揩得一乾二潔、點塵不染的。只是等到他們長大後，若還能逃出迷信教規，可以想見他是多麼的怨恨那宗教，曾在幼童時扼殺了他們多麼多的放紙寫的時間，逼他們抓住一柱香取代抓住一根放向天堂的線。黑暗裡，梵唱是如何地逼真，高的低的，海潮一般地載著小船，而風浪，永在世紀安祥的另一端在吼在放。我發現他們的唱和之中竟也有我的聲音！我轉頭過去，只見她和他也同樣沒有表情著，同樣悲憫和詭異，同樣虔誠與安詳，而且同樣唱著唱著，節奏那蠱術一般的梵唱！我更發覺人影閃動穿插，整座大殿，整個庭院，七曲九迴，都是跟著走跟著走的人影，像趕屍人與屍一般。我們三人，像是被包圍了！我急急的推出雙掌，撞向他與她的背心，並大聲的說：

「走，我們離開這兒……」

我們匆匆惶惶的衝上了車，甫一坐下，車子就開發了，車子就像一直在等著我們回來一般，難道，難道同車的人都沒有下車嗎？我轉過頭來看他們，在黑暗裡他們一個個都沒有動，像是睡著了一般。耳中又響起了那「喃——嚩——阿——彌——陀——佛——喃——嚩——阿——彌——陀——佛……」的梵唱，彷彿那些灰衣僧，

又曲曲折折的在黑暗的花樹間默默穿插。我轉頭過去，只見他的眼色也一片驚惶。而這明明是幻覺啊，難道車上的人，都在一剎那間換作那班僧尼們嗎？然則她拍拍我的左肩，輕輕的奮悅地說：

「到了，到了」

車子停了下來，我知道它是停在第三站，但我不知道第三站是不是終站。我錯愕的同她和他走下來，完全被驚愕所驚愕住了。這是一片黑黝黝的郊野，平地卻撐起了一柱煙囪似的柱子，直高聳入雲裡，柱的巔峰，劈里拍勒的燒呵燒呵。風來，風便全面張開的擺呵擺，雨來，火便全面上漲的昇呵昇。風像火的生命雨像火的灌溉，而我始終不明白，這火，這把火是何時燃燒起，竟燃燒到今夜來！是誰，點燃這把火？是誰，最先看到這把火？是誰是誰，最吃驚的叫起來：你看那火，那半空的大火！是誰是誰，最後看到這把火，然後瘋狂地奔向荒漠的沙流，哭泣起來！我們，究竟是，最先還是最後？是誰呵，繼我們再看到這把火？車已不在，我們後頭，沒有東西。我們沒有方向，何處是南？何處是北？只有半空中的一輪大火，永遠照耀。它像告訴我們那轟轟烈烈、那輝輝煌煌的，那曾死去的以及曾經復活的。像那暗青的時鐘。像那灰衣女尼。一千張金袍袈裟揮揚在空中，一萬張黑旗蓋不住，連一晚的黑夜衣也是。黑黯的天空，被逼出千里之外，光明燦爛的天空，亮閃閃的招上來。那大火像大熔岩一般地奮奮滾滾憤憤困困的燃燒著也照耀著，光輝，啊，光輝，以前和未來的，一剎那都被照明。我看到他金色的眸瞳和她金色的眼睛。黑而亮。清而金。我們既沒有能力耽心那死亡的力量，讓我們接受光芒。生命是什麼？饒你多大的努力，死亡突然降落在你的星座上，你便頹然倒了下去，永遠也無法避免。什麼是永恆？什麼是不朽？大悲是什麼？大歡又是什麼？太史公的

死，屈大夫的死，雖然有意義，但他自己，卻不能得知，他們死後的意義是什麼？！千秋萬歲，意義也隨時改換。一朵花是一個天堂還是一粒沙芒？永恆，永恆究竟是永愛還是永恨？因為一次大水，他們的作品可以盡付東流，因為一次洪荒，人類可以死亡殆盡，回復到原始時代，重新有另一種「文字」，另一種取代。生前身後名究竟是什麼？丹心照汗青又是什麼？誰也不知道，沒有人，包括文明，能經得起一次大破壞。桃花源毀。諾亞方舟不再。不朽也許是另一個星球上的生物，也許連生物都不是，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前面是什麼？過去的，一一如幽靈，有沒有比時期更可貴，有沒有比岳武穆楊家將更著名？我們生無所知，死無所遺。只要一個時代失傳，一旦湮沒，一切一切，就在不朽中朽了。我們究竟爭執些什麼？我們究竟去赴誰的約？我們的車子呢？車子不在。風在狂吼。我們所能看見的是，半空一柱大火，燃燒起來，照著過去，也照著未來。

大鐘敲古寺

有天夜半，乍然驚醒，彷彿回到了童年的一個夜裡，我和我的哥哥，發覺父親自床上緩緩的坐起了身子，點亮了床頭的蠟燭，擎在手裡，不驚動人也不驚動落葉的走出了木樓，往籬外的鬱密的橡樹林裡走去。我和哥哥蹤出來，沿著那漸遠而消失在密林深度的燭光，氣咻咻的貼身潛了過去，誰知道父親和他那襲像天父般遼闊寬鬆的睡袍赫然立在我們的身前！我和哥哥，俱為大驚，父親嚴峻地道：「回去！你們不要跟來！」為什麼不要跟去呢？敬愛的父親，您為什麼拿著一支在風中被刮得搖曳不定的蠟燭，走進林子裡去呢？遠方有什麼——看得見的僅僅是一大片的一大片的，在冷清的月芒下又白又青的鋸狀草呵！我們怏怏地回去了，一路上，隱隱聽到草叢間似有條河流，掩掩泣泣的在唱著小小的歌，往很古很遠很久的地方，不停地流去。

有天清晨，瀏覽壁上一軸山水畫，方外之境，方外之士，那些枝柯盤曲的夸松，那些雲霧封鎖的孤峰，那些蒼涼靜穆的林野，那些從無人濯足過的彎彎流水，從很遠很古很久的時候到現在，流到現在，已經是少年的時候了。飲酒放歌，品詩撫琴，談起道來，一入道則數千年，然則真的要困頓數千年是易事嗎？於是有幾個少年人爬到很高很高的山峰上，看上面的天，坐下面的地，痛快時便擊劍而歌，不痛快時便大哭起來。不覺日薄崦嵫，是第幾度黃昏第幾度夕陽了？歎息在風裡送向未知。那幾位好朋友和我，終於還是下

了山，入了世。

有天太陽下山的時候，一群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到了一座輝煌的沙灘上，男的女的圍成一個圈，圈裡圈著一枚紅蠟燭。我們來，我們來跟著這紅色的燭光，紫色的夜，唱一夜悠悠遊遊的歌，乘一條逍遙船，作一次逍遙遊，渡到很遠很遠的海峽外去。那時，天是藍的，海是，沙灘也是，我們靜靜地在走著，紅色的燭光一閃啊一閃，風呵一團一團，髮呵一縷一縷的掛下來。我們談文學啊，我們談詩，我們談音樂——什麼時候來了一班人，在惡意的笑著，在訕笑著，挑戰的說：「看啊！看他們在玩什麼把戲！」圓圈圈中的其中一位青年，一個虎躍起來，一掌削向可口可樂瓶頸，「噲嘍」一聲，瓶斷為二，猶如刀切！那些人嚇得眼睛都睜大了起來，匆匆走了。多麼美的夜，多麼青年而古老的夜呵，我們又笑了起來。我們的夜，不允許人破壞；我們的世界，不許人干擾……

驀然父親手上的燭，被人「撲」地打熄了，燭心殘餘下一撮焦辣的黑煙；父親的形象忽然像白煙一般淡滅了，一孃一嬈的，遂而風化不見。我手心淌著冷汗，猛回頭，看著哥哥瞪大著驚恐的眼，在黑暗中。再回首時，那卷山水已焦黃了，「虎」地著火了起來，燒得很嚇人，小橋燒斷了，流水烤乾了，整幅畫掉落下來；燭火蔓延，一剎那間整座沙灘都是熊熊烈火！那位親愛如妹妹忽把我們的人抓起來拋進了海裡，那些親愛的弟妹們忽然持刀向自己圈裡的人衝殺起來。他那位削斷瓶頸的漢子呢？他呢？他正垂著在沙灘上，負著刀，看著遠方，雙目一片哀涼。這世界怎麼了！我急急地喊，我踩著腳。這世界上的燈，為何都在同時間熄滅了？我扳手拔劍，劍已不在；我抓住我一個弟兄，他猛返身，一眼瞪住我，彷彿全不相識——我猛然坐起來！原來這是一個可怖的子夜，我在凌亂的床上，

窗外風雨依舊，哀淒地泣，冤情地泣……。隱隱那遠方的山上，那座金色的古刹，有鐘聲隱隱傳來。

風動

我們走了那麼遠的路，才來到這裡。你一直在跟我說話，你是越說越激昂了。我看到你雙眉聳動之間，已隱然有我當年眉動時的殺氣與豪情。這是很好的，當年我未經風霜時，就是這樣；我這樣說並不是開始氣餒了，在我生命裡，除了遇到無上的偉大與不可測之命運，我是沒有畏懼這回事的。換在三年前，我們到了這樣的地方，我一定吐氣揚聲，打它一段少林金剛拳的，現在我不打，是因為我要把精力養蓄起來，真正要打的時候，我是不會袖手的。你是曉得的，年輕的弟弟，在此時此境，遊俠的生活已經湮遠了，你看到街頭巷尾一大群一大群無聊的人談的武俠，跟你我的原意，都大大不同。武俠是超拔的、清越的，而且是聰慧的，他可以避免一切俗成的方法而用自己的方法而且有境界的到達：不用鎗卻可以一鏢把丈外的人打落，不用哥羅芳卻可以用點穴法使人失去知覺；他們的武器用不著破壞力極大而又臭又醜的鎗炮、一口琴、一管簫、一抱琵琶，足可退百人，殺千軍。他們不用車輛但有千里獨行的輕功；他們不用設監牢卻可以把你困在石陣中；他們更可以不用避彈衣而依五行悟出來的迷蹤步法躲過一切攻擊！根據王陽明先生的看法，「知」和「行」是合一的，你既然嚮往那個大時代的生活，你既然要描寫那些高士隱俠的清逸境界，你就必須要有俠氣豪情，還有，鍛鍊好身手。你看

山就在上面，我們已走在山中了，我們現在走的地方，剛才還

被望成一座山頭。上面的山，像是一幅平遠寒林，煙林清曠，氣象蕭疏，神意飛動的山水畫。下面的江河，我們剛才以一葉輕舟，像滑在雪上一般地滑在水上，從舟上渡來。上岸來時，河復前流前流，幾時再流轉到這曾經熟悉過的地方？等到我們駕舟歸時，那流水，是不是曾負載過我們的那一道？第一次拔劍，在瓊樓上，像翠玉一般；第二次拔劍，在蘭舟上，像慕戀一般；第三次拔劍，在玉山上，像衝決一般；最後一次拔劍，在心上，像絕調一般。樓上、江上、山上而至心上，千堆雪過去了，成追憶過去了，攬明月過去了，萬重山過去了。驚蟄，秋決，悲其志。彈劍，銀弓，日西沉。兄弟，如果你已數說無效，已萌歸意的話，那就請沖天飛落於水面上，從此渡去罷，整座江湖，都在焦焦切切的等著你，那英雄少年的劍鋒。雲繚煙繞，山隱水迢，若果你想修道，你想得道，下次來走一趟好了，雖然沒有修得成正果，也可以清涼清涼，再作入世的準備；等到在世俗裡打滾到自己都煩膩了之後，又再上來一趟好了。其實又何必一定要苦修數十年才謂得道呢？你看你看，在大霧中有鷺鷥怦然驚起，又不帶一信音息，你心裡會沒有感悟嗎？你能夠「悟」就能夠「得」了。我們既然是身在山水裡，就應該知道山水的意義，你深深呷一口涼氣看看，是不是從肺部一直舒涼透到心裡到四肢到髮髮到身體每一纖小的部位去流轉啊流轉，如果有人山上練氣功，至少是夠強身健體的了；你知道嗎，還有人在山上練馭劍之術呢？劍是兵器，能把它人化了，而且去馭它，馭劍之術也就是知行合一，心靈合一，劍道與人道的合一——你當然都知道，你的「純陽劍」，也練好十八式了。英雄出少年，舞劍最是灼灼；出河破落時，唯酒可愁腸呵。

而且是愁傷，怎麼止愁腸。我曉得你是要勸我歸去，是的，江

湖寥落爾安歸，我從未想過，我會有這樣的一天，抱這樣的心情上山的。我筆下的人，雖然都寂寞，都不平，但都有氣魄，都不凡，他們可以上山，但上山乃是爲了要下山，背負一把劍，隻騎行江湖。而我這次上山，是走不回去的了，你一直要與我辯說，但是梵唱陣陣，我耳中聞。我的身我的心，都往山上走去，你確確切切的無法阻攔。因爲最大的悲哀與最大的憂傷我都已走過，再走下去是喜是樂你已勿用費心猜疑。你聽聽，那滿山風動的聲音，似乎有什麼在細細催促的，輕輕敲響著，靜靜叮嚀著，你聽，你聽，好像是琴，是風琴，是風琴一般的輕輕而清清，清越地欣心地，像一朵輕靈的花在幽祕的谷裡靜靜開放，在滿山樹葉間逸開。風再動時，萬葉皆喧——喏，弟弟，你此處止步，再跟上來，那不是你現在的年齡。一切已經到了盡頭了，我像是一個迴光返照的老人，再看清楚自己一遍。弟弟，你去罷，你勿要再陪同我了。許多往事，在我面前，走過，掠過，飛過。那山的盡頭，他們怎麼了？那一聲佛號，已自西山隱隱

升起。你軒眉揚動，輕騎八千里，出風入騷，與他們壁疊部曲，旌旗鉦鼓，正是時候！你快快去吧！而我的時候呢？你又問又說，又說又問。你說我雲幢羽衣，永不可挹了。正當你百諫無成而返身而去時，我幾已脫口而出：弟弟，你們知道嗎？我是去赴一場必死的約會呵！曲旒之上，死亡永遠從西方擊落太陽，你我武功縱再高絕，也敵不過他的黑槍。你返身而去，走得筆挺，像一柄劍，這江湖，正需要這樣的一柄劍，正缺少這一柄亮閃！我的唇噙動著，我只能無聲地告訴你，我只求你不回頭，只求你的不原諒，但願你快快離去吧，帶著可以粉碎、可以斬將，可以刈旗的力量，把正義的大旗豎在電擊雷殛中吧！我的視線幻起一道水舟哀哀蕩蕩的漾你漸

行漸遠，像來時的小舟，再送你歸去，弟弟，此去即長休，你們想起我，想起我隱身於山水川谷之際，我已魂離九州，化成了風護著那面旗了。你又爲什麼回首呢？——爲什麼眼中無一絲憤懣，而對我深深一揖呢？深深一長揖，天涯各飛鴻。弟弟，你聽到那風聲那風聲嗎？那風聲，黃帝以來它吹過堯舜以來它吹過夏商周以來它吹過秦以來它吹過吹過，吹過大呂拂過楊柳岸，摸過九鼎撫過布衣，伴過曉寒陪過殘月，魏晉以來唐以來宋以來元以來明以來清以來民國以來，掠過鐘鼎彝器送過荆軻聶政，終於來

送你。每一聲每一聲，它的聲音就是聲音。它的聲音也許在說：清晨，有四門古灰色的野戰炮，向著甘蔗林，霧在每一處，靜，無，人。他也許在說：國術館門前，豎著一柄大關刀……所以你快快回身吧，聽下去，都是淚；對了，就這樣絕望地走吧，山上那奇怪的聲音，已經越來越近了，我就等著你最後的飛躍，最後的英風，然後我就要消失了。你回到你的振眉閣，用你的驍悍驕橫。倒一杯熱濃茶，再添滿冷開水，潑大半於沙地上，剩下的，再添滿開水，滿了時，再潑於地，剩下的，再添水，你看見了嗎？地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終於完全汲乾；杯裡的茶，也慢慢沖淡了，與白開水沒有兩樣，久而久之，冷卻了，連煙也沒有了，那白色的煙，昇到那兒去了呢？風吹過，像只有落葉，才算是曾經跟風同活過。

編按：本文有三處特殊分段，照原文處理：「你看／／山就在上面」、「已自西山隱隱／／升起」、「終於來／／送你」。

回首暮雲遠

……笳鼓動，漁陽弄，思悲翁。

不請長纓，繫取天驕種。

劍吼西風。恨登山臨水

手寄七弦桐，目送歸鴻

——賀方回：六州歌頭

〔賀鑄（一〇五二～一一二五）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少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爲近俠，高絕一世。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

有這樣的一幅劇照，是李小龍生前完成的最後一部電影《龍爭虎鬥》（《死亡遊戲》李小龍尚未拍竣。）裡的一幕：這一個「鏡頭」在他死後被翻印多次，街頭巷尾都有售，很多對這位武術英才有敬意的人，都會買下一幅，掛在家裡的牆上。看來有許多人都在懷念李小龍的光輝四照，燦爛奪目，何其不凡的一生！

可是，李小龍的一生，真的是那麼不凡嗎？許多對武術方面沒有深入研究的人，以爲李小龍的一生一定充滿著勝利與不敗，一生都是榮耀與倨傲裡渡過，拳打四方，腳踢群魔，正像一般十分「不現實」的武俠小說裡的主角一樣：不用吃飯，也不用如廁，袋中的

銀兩永遠不會花光，也永遠用不著睡覺，像是專為是非及衝突所誕生的英雄一般。自然，在大時代與大衝突中更能顯示出英雄的個性，可是，英雄若全離開平凡，那麼這英雄只是神話裡的英雄而不是現實裡的英雄了。所以，我想再問，李小龍的一生，真是那麼不平凡嗎？

是的，李小龍在異國獨力發揚功夫，使得國術揚名四海；李小龍曾經在紐約唐人街，替一中國少女解圍，以一敵四（四人手中持刀），但卻重創四人；李小龍曾經在十秒鐘之內，擊倒一個日本空手道高手，打得他入院縫了七針；李小龍可以以一招中國的「沉拳」，擊出三百五十磅的力道，他的體重只是一百四十五磅左右；而世界拳王傅利沙，一拳打在拳力計算機上面，有四百五十磅，可是體重卻超過二百一十磅。也就是說，李小龍在他那一等級之內，可列世界之冠。是的，李小龍的確是很了不起，可是，他有這樣出神入化的武功，都是從他的平凡得再也不能平凡的鍛鍊裡得來的。

真正敬佩李小龍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崇拜入迷，以為李小龍是一座碩大無倫的神祇的人，也不是那些喜歡把功夫談得很神玄，好像奧秘無窮所以無可探討一般的人——個個都在談李小龍，可是對他的了解，實在是很少——甚至是認識李小龍的人，不一定就懂得李小龍。李小龍從來也不把中國功夫當作一件神祕玄奇的武功，他所創立的「截拳道」最講究的是：力道、速道、準確性，而且武功都應該是戰鬥的藝術，所以他更講究自由搏擊的訓練——這樣的武功才是切實的。我們如果要創作，必需要先對語文有所認識；我們如果要表現大同之世界，必須對自我民族性有深切的了解——武功也是一樣，先實用，後創造，創造本是為了更實用；先練成真正可以「防身」，可以「自衛」，可以「反擊」的功夫，才可以談把功夫

演變、去蕪存菁，以及創造一套「武功的藝術」來。

也許是因為武功太實用了，而且是太武而不文了——這也得怪一般武者只修武而不重文，正如只有「武」的精神而沒有「道」的精神。但「武」「道」二字應是聯在一起的，本來就是一樣東西，分開來了，等於沒有首級的動物，根本不會活過；藝術是創造性的，是活著的，活不起來就根本談不上藝術了——所以藝術家們從不把練武看作一門藝術。舞蹈是一門公認的藝術，專事研究它的人，無疑是要花去畢生的精力；可是，練武的人，豈獨例外？只怕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我們說武功因為太實用而不成為一門藝術嗎？那麼文學藝術要表達的又是什麼？表達人生與發揮個性！難道文學藝術就不實用了嗎？完全離開人性與人生，它能夠生存嗎？這麼說，難道武功只有全部實用價值而已？它真正在人的一生裡因自衛而施展，只怕絕少，可是為求表演——或者更切實的說：表現——而施用時居多。難道舞蹈、攝影、音樂等就不是為表演（表現，甚至表達——對自我甚至民族的表達）的麼？如果說表現自己，武功應該是十分稱職的，比方說踢出一記側擊，那些完全不懂武功的人只談武功而不練武功的人，一腳踢出，東搖西晃，離地三尺，即如醉八仙；而訓練有素的人，一腳踢出，力道充足，而且快速，目的準確（放縱自己），但又能做到保持穩實，而且兼顧防禦，並把握適當之距離（收斂自己），這也不是一種情感的發揮與理智的調和嗎？我覺得武功是力行的最極致的發揮。況且從前的文人，大都能文武兼修的，像李太白、辛棄疾、岳武穆等人，或許李白詩酒舞劍，對影成三人時，他會覺得自己發揮得最舒暢的是劍法，不一定是詩，也許他早已把劍法當作一門藝術，也用不著別人來左右了；或許岳飛在搏殺仇敵時，會覺得衝鋒殺敵，要比「怒髮衝冠，憑欄處」更有意

義，更切實一些。我們不能否認數千百年下來，他們留下來最重要的是詩而不是劍，（像岳飛，他的武功就不一定遜於文功了，不過例子太少，我們且當作例外。）可是難道我們不需要這一類更實用也更非實用的藝術嗎？我們更不能否認現代槍炮已禁止我們用個人的拳頭來實現為國殺敵的夢想，可是中國歷代以來，不止文才顯赫，武功也有悠久之歷史啊——我們除了承繼文化傳統之外，更應把武術（何嘗不是我們的「文化」傳統）也發揚光大一番！中國要強，建立經濟強國、軍事強國固然是，建立文化大國也屬必須，但建立國人之體魄、精神，一種超拔的「武藝精神」，也是必須呵！要使西方人對我們的國家與文化重認，功夫正該是無數環結中重要的一環，像李小龍的表現，不只是他個人的成就，也是國家的成就！

李小龍雖然可以說是在美國長大的，但真正要緊的是：他是中國人，他把他自己的武功喚作：「功夫」，他拍國片，雖然有西方人製作的電影，但他仍堅持用英文片名為“Enter of the Dragon”，正像在《精武門》中他一腳把「東亞病夫」的匾牌踢碎一般。這四個字的確確給李小龍砸碎了——至少在許多洋人的心目中，東方人不再是懦弱怕事的一群了。但李小龍之後的人能不能保持這項記錄呢？這應該是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

這問題並不是停留在電影圈中，事實上，許多電影裡的拳擊都是為製造仇殺而誕生的，這根本有悖中國武功的原則，況且電影裡的打鬥，常常流於濫俗，一招一式，為表演而表演，有肉而無骨，一看便令人知道不是真實。當然其中也有些是比較能表現功夫的電影，如張徹導演的《少林五祖》中的狄龍，在深山大樹林裡演少林「瘋魔杖法」，虎虎生風，棍尖亂顫，一棍貼地劃出，滿地金葉齊飛，一時只見滿天枯葉，狄龍持杖沉思，這就十分夠味道，又與劇情到

後來以杖法鬥飛斧，鬥到溪中，狄龍用杖風激起水花來擊散對手的注意力，也十分吻合。當然好的「武俠」電影還有許多，如胡金銓導演的，武功多數又狠又辣，招法卻變化不多，這才符合了實戰的真實性。實際上，中國的功夫強不強並不在於武打片裡技巧高不高，最主要的，還是要大家對武功有個真正的反省與重視，以及好好的而且苦心的去：練！

如果有人說練功夫是因人而異的，有些人根本不適合練功夫，那就錯了。事實上，除了殘缺的人以外（就算是殘缺四肢的人，也可以練不同的武功，至少可以強身。）任何人，都應該可以練武功的。如果說矮小或瘦弱的人不該去練，那是一件可笑的事，因為偏偏是瘦弱矮小的人才應該去練；如果你個子高大身體碩壯而自認無須練武，這更可笑，天生是練武的材料，為什麼不好好去利用呢？更有人推說已近中年，來不及練，事實上，應該說興趣不來，或是自尊的阻礙（尤其是步入中年或事業上有了成就的人，較難練武，因為一旦上了練武場，脫去西裝，換上制服，即一視同仁，有錯必改，被打得臉青鼻腫，輸贏全靠自己的雙拳雙腳了），或者更切實的情況：沒有勇氣，都是比較合理的解釋。自然，國家都不必要也無須要人人都是武術家。與其如此，不如省下這些時間去分門別類學其他更實用或更藝術的東西，可是武功一事，卻需要重新認可，尤其在此時此境。

我覺得以下的觀點，李小龍是真正的能夠澈悟而且體認了，這可以從他所創起的「截拳道」裡看出來：截拳道的原則是摒棄一切不實用的花招，並發揮自己的專長。譬如善用右拳右腳的人，大可以善加利用，慣用左手左腳的，也是一樣。截拳道不似空手道，空手道一旦兩名對手貼身即告停止，而截拳道卻可以繼續打下去；空

手道比賽時若擊中對方太重，當作違規，截拳道卻求其盡力施為。截拳道也不似柔道，柔道是在短距離中施用的，而且注重摔法，並不似截拳道中注重拳擊。截拳道亦不似合氣道，植芝盛平先生所創的合氣道是不用腿擊術的。截拳道亦不似跆拳道，跆拳道著重「形」的熟悉、準確及鼓勵上段蹴，截拳道卻認為無須「形」之束縛，並認為中段與下段命中率較高。截拳道與國術亦有不同，國術對拳套之鍛鍊十分重視，截拳道對自由習練，視為要課，截拳道的上課時間有一半以上是訓練自由搏擊術。可是「截拳道」是脫胎自國術的，李小龍家裡有副對聯：「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便是十足道家老莊思想的。

李小龍畢竟是學哲學的，中國之博大智睿的哲學深深的吸引了他也影響了他。截拳道中的分段制度（李小龍認為這是「不分段的分段制度」）有最初的黑圈，表示最初的自由狀態，經過四個用不同顏色的配合之太極圖後，至第七段也是截拳道之校徽；金紅二色（這也是中國傳統的顏色），到最後第八段也是最高一段的，變成了一空白的圓圈，正符合了：開始就是結束，返璞歸真的旨意。李小龍對武功的體會，實有賴於他對老莊的了解，是以他不但創造出一套新的武功，也創導出一種新的武道哲學思考，像他所堅持的陰陽調和運用、思想與力道流動控制等都是。

其實也許他也不算創新，甚至也不算是突破傳統，或許在遠古以前，中國的將士本就是這樣，他只不過是勇於回歸傳統罷了，他是重於質不重於形式的人，有許多人認為他太叛逆，甚至說他破壞國術的規律，那是不公平的，因為眾人看法各異，李小龍的目的只不過是把功夫引到一條實用的路上去，這與國術裡強調的自衛術並不相悖。李小龍雖不像一般國術師傅一般注重「拳套」與「功架」，

可是他著重國術的堅苦持續的鍛鍊，而且更了不起的是，他提倡了一種武人的生活法，用他自己的一句話：「我的武功就是我生活的一部份」，他簡直是把生活與武功融合一體了，正如老莊的自然與宇宙一般，已分不開來，化不開來了；所以他才會無時無刻，不在練武，與人談話，一邊練指掌；街上走路，突然出腿；眼在看書，身在運動——所以他的手臂練得可以用木棍敲擊而不覺痛，五指用牙咬不入，這不是天份呵，這是晝晝夜夜不斷流血流汗所換來的成就啊！

如果我們以一種一切都以大同為依歸的思想來觀看的話，武功一門，更應該步向大同。尤其是國術裡面，派別太多，又不肯好好的聯合在一起，（李小龍主張剛柔併合，這是一個很好的主張，至少南拳北腿、少林武當，應以一個目標，攜手同進，國術界才有力量，才不因侷限而缺少新秀精英，日本空手道中有「剛柔流」一派，是全日本最大的空手道流派之一，主張剛柔二功合併，這構想的確很好，但剛柔自成一派，無形中又侷限了自己——這也就是為什麼李小龍宣稱自己的「截拳道」，只為易於辨認，而不為派別的原因罷。）這對國術來說，無疑是一種損失。試看日本空手道，本得自我國唐手，傳入琉球島，統一成空手道，歷史不算悠久，但卻迅速成了世界上最熱門的一項武術，世界各地都設有武館。日本之國術「柔道」，韓國之「合氣道」，又何嘗不是演化自國術中之擒拿術、太極拳等武功，但推廣演進之快，怎不令人心驚。又拿韓國跆拳道來說，手技與足技，何嘗不源自於國術？就算是三度挫敗國術界人士（民國四十八年、五十年及前年）與日本空手道（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的泰拳，據聶智飛博士的說法，也是源自中國功夫之「雞拳」與「燕青拳」，重膝肘與腿擊，以及糅合西洋拳與劈空掌，與國術亦息息相關。

不過既然這些武功已推廣開來了，我們當然要圖進取，實不必棄之唾之——這是不夠自信才會造成的妒忌心理，如果國術正如中國歷久悠遠之文化一般，自然會屹立不倒，我們只要做到推廣發揚，便會有成績的了。相反的，別國武術雖取自我國，但也經過他們的擇取與改良，因此，我們不要因為這是外國的武術而鄙視，甚至拒之以千里，這又是一種失去自信的表現。如果真要國術無垢，那就必須改良，永遠的改革與創造，方是完美，而不是停頓。不管空手道、泰拳有什麼不對勁，我們都應該以一種「親入虎穴」甚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去學習它，擇其善者而從之，對於國術，也未嘗不是一種「催化劑」。一種武功能屹立不倒，必有其優點；相反的，亦自有其缺點，應力圖補救。整天在電影中或小說中大喊某某國某某道一定是沒有武德的，沒有價值的，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說法而已。

我們應該有自信、不必屈就，甚至先求自榮，而後自尊；因為自尊往往要從榮耀中獲得的，一場戰爭，必須抱著必勝的精神打勝了，才能談忍恕之道；打輸了，或者是永敗，那是無論如何都無自尊可談的。像李小龍，被七八個龍虎武師逼得出手，一招之內，便把對手打翻了；又一次一個合氣道高手欺負一群龍虎武師，他不惜為那群龍虎武師而出頭，三招之內打敗了對手，可是這就適可而止了。自榮之後，必須要回到自我約制的自尊，否則自榮下去，必成自傲，傲者必敗，也是長存永恆的道理。

李小龍對武功的格言是：不斷的苦練，而且把功夫與生活打成一片。不久前時報出版公司印行的琳達寫的《我夫李小龍》中，我們可以看出李小龍那超人一般的功力；譬如先說明用何等招式，先用慢動作做一遍，然後急取對方（通常也是武術界高手）雙眼，往

往是李小龍在即將擊中的前一霎那收招，而對方才來得及招手，其速度可想而知，又如他離人體一吋之遙發拳，卻能把鮑比貝克等六呎多的人打飛出去，還有餘力壓倒先放置在哪兒的一張椅子，其拳力可想而知；他更能先置放一塊銀幣於阿德利安馬歇爾等人的掌中，先拉好了相當的距離，李小龍卻能在對方未及合攏手掌前奪走銀幣，甚至還來得及換上另一個一分錢的銅幣，其出手之準確，速度之迅捷可想而知；他甚至可以一指伏地挺身，一腳踢斷八塊二吋厚木板，懸空踢斷五塊一吋厚板；輕微的一招足踢即把兩名身形高大的洋人，踢得飛落水池之中；更曾經把一百磅重的新沙包，一個側踢，踢斷了吊掛著沙包的七十五磅重鐵鍊，沙包也飛落到草地上，而且裂開爛了——這些像武俠小說一般的武功，而今卻奇蹟一般的在李小龍身上顯現出來。（其實，武俠的世界也是一個邏輯的世界，不過這具有藝術的邏輯，而不是事實的邏輯。武俠人物自有他們的一套取代這現實世界的方式：正義就是法律，鋤強扶弱就是責任，行俠仗義就是工作，不畏強暴就是本份；他們更可以一縱丈外，百里獨行，一葦渡江，渡水登萍，以取代快艇甚至單車；他們的掌風可以取代現代的炮藥，暗器也可以如同子彈，甚至可以用制穴法而不用哥羅芳——武俠世界是有他們更深一層的意義的。）李小龍的武術幾乎可以做到此點，琳達說他出招時一霎眼便會看不到了，事實上，他在「猛龍過江」一場戲裡，曾對著大鏡子，一連三招側踢，也只不過一眨眼間的功夫。可是李小龍是怎樣獲得這些神功呢？他小的時候有段日子又瘦又弱，甚至說「瘦得像根鐵線」，可是憑了他的信心，他的鍛鍊，他卻幾乎成了全世界空手搏擊術的主樑，這就是他把生活與武術融合一起的結果。

李小龍的鍛鍊是驚人的，他無時無刻不在鍛鍊，有時候走在街

上，想到武功，便不顧一切地自個自的練了起來，吸引了一大堆道旁的觀眾。他甚至在飛機上，也不停的鍛鍊，這事有他的入室弟子兼友人詹姆士柯本為證。不管他怎麼忙碌，每天下午他總是要跑半小時至一小時的路程，而且一面跑一面練截拳道的招式，還有每隔一日騎腳踏車七哩，這種耐力與苦心，決非是一時興趣年少氣盛的人所能想像的。他還用各種不同的形式來練習他的武功，所以發明了不少練功的方法，這種才氣與心智，又非一般墨守成規泛泛之輩所能做到的。截拳道著重於對打，正如「詠春派」的黏手一樣，以鍛鍊專門技能，熟習本能的、正確的攻擊與防守法，鍛鍊觸覺的敏銳，甚至是「力量不斷的流動」（李小龍語）的鍛鍊法。而李小龍所強調的搏擊術，亦如柔道或合氣道一般，前者借力打力，後者講求天地自然之律，要順自然而非逆自然，故要求對手的配合。因為搏擊中的距離與攻守確定了技能的應用：比方說，適當的距離中始能用腳，另一個距離中只能用肘，或者用摔跤法，但同時的距離裡別人亦可用同樣的招式搶攻；對方防守時自己可以節節進迫，可是自己搶攻時少不免留下破綻，被對方反擊——諸如此類，於是搏擊術已不是個人的事，而是雙方的配合，像人與自然有配合，自己與敵手合為一體的功夫。這也是李小龍所主張的功夫的哲學。

無疑，李小龍個人是非常愛名的，而且風頭健，甚至預言自己是百萬紅星等等。不過也正如他朋友所說的，「他值得如此」，詹姆斯柯本說幾週不見李小龍，他武功又精進不少，似乎每天都創新招。李小龍在美國如此龍蛇混雜的地方，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居然每小時能因教武而收入兩百五十美元——這都是他自己一手打出來的天下，他甚至遇到美國華僑武術家的挑戰，不過正如他自己常說的一句話：「去他媽的環境，我會創造環境。」日本著名武術家風間健

（擁有空手道五段、少林拳三段、跆拳道三段、劍道初段、柔道初段，合共十三段，當時僅為十七歲。）初會李小龍時，有一段有趣的經歷：

「……站在眼前的是一個清瘦的人，他穿了一件白麻夾克，我感到有點兒見面不如聞名，但是也要握個手，當我伸出右手時候，他閃電一般脫棄了夾克，露出綠色的運動衫，我立刻注意到他面部表情有了變化，兩隻眼睛作遠眺的樣子，現在想起來卻不是快樂的回憶，他是爲了準備握手，特意脫掉了夾克，在遠眺的目光下，右腳踏出一步，採取提起右臂筋肉的姿態，就好像健身的人參加比賽一樣，然後從丹田裡發出一聲『噫』，並且握住了我的手。確實不差，充力的筋肉很壯觀，筋與節呈現複雜的模樣，血管浮雕般突起，每一條筋肉的細胞血脈都在跳動，這是剛才所沒看見的，我禁不住感嘆，李小龍忽然笑了……」

是的，這就是李小龍無時無刻不陶醉在自己武術的國度裡的李小龍，他有他的狂妄自大，但他卻珍視愛惜其他的武術家。至少在看李小龍的片子裡，是可以讓我們頓悟出許多武術意義的。像《唐山大兄》中他最後找韓英傑決戰的一幕，他一面嚼著麵包一面應敵，一出招踢中二匪的下部，正應合了武術的「出奇不意」、「出奇制勝」之道。在《精武門》中他找日本人算帳的時候，看見幾名日本武館的門徒，他不願與之動手，所以指著他們道：「不關你們的事，滾！」這是「冤有頭，債有主」的作法。還有像《猛龍過江》裡，李小龍與羅禮士在古羅馬競技場未決戰之前，先作各式各樣的身體運動，然後不發一言，即行作戰，跟大部份武打片未決戰前先作一大堆「老賊，你的末日到了。」或「乳臭未乾的小子，敢來撒野，你是找死！」等等不必要的話，令人耳目一新。李小龍或羅禮士在片中對付其他

人時，則不用任何準備，所謂「識英雄者重英雄」，雙方既知對手武功超卓，自然有適當的尊敬，武功的高低，有時看氣度便有所悟，用不著一大番對話來襯托的。

記得香港有一本武術雜誌也曾論及此點，而且還附刊圖片，有些人龍爪鶴拳，但一看功架，即知其裝腔作態，裝模作樣，比起一些真的功夫者，是渾水摸魚不來的。一般人看《猛龍過江》，比較著重於李小龍與全美七屆冠軍羅禮士的那一場打鬥，那一場打鬥固然超絕，但他對付黃仁植等之戰鬥，亦有值得珍視的地方，那場打鬥雖快，但李小龍是講求「以最快的速度把對手送入醫院」的，「最快的速度」也往往是「最不花力的辦法」，所以戰況雖短，但「速戰速決」，實大有學問在。至少李小龍早年對美國華僑武師王文傑之一戰，給他不少血與汗的教訓。因為《猛龍過江》是李小龍自己執導的，所以不會放過每一小節，灌注於武術的學問，像他以各種不同的方法，一一把敵人擊倒；有一次被敵人手鎗所控制，無法掙扎，而眼巴巴地被人兜心一拳，只見他一彎腰，硬捱了一拳，卻吐出了一口氣，這便是真正有經驗的武術家才做到的事；只有他們才曉得，硬捱一拳時，應作何種措施才不致受傷如此之重。《龍爭虎鬥》裡更多這一類經驗：可惜的是，一般不是武術的了解者，看到李小龍出招之快以為是剪接的技巧（實際上，攝影機往往追不上李小龍出招的速度，所以拍攝時還得放慢下來。）有些學得李小龍的許多表情與花招，可惜不明白個中真正的用意：李小龍的「截拳道」，根本是反對無用的花招與技巧的。《龍爭虎鬥》開始的一場冗長的對白裡，李小龍無疑是意圖透過銀幕對觀眾灌輸一些武術的真義，可惜李小龍不是一個好的導演（雖然這部片子並非李小龍所導，可是因為他是這部片的第一號主角，所以舉足輕重，許多鏡頭、劇情都是他一

手設計和編排的。)所以流於說教，而且對白多半是英語式的，大概是李小龍長久在美國執教，對於用國語來述演武術，不夠熟練吧。

可是《龍爭虎鬥》仍有不少可觀的鏡頭，例如李小龍在島上與人競技時全身肌肉放鬆，一旦出擊，卻迅若奔雷！又如他在競技場中遇殺妹仇人，他兩番將之擊倒而不誅之，因競技場非復仇地，李小龍的旨意把這兩件事分得很清楚，(這點對那些學武復仇的少年人們，該有所警惕罷。)可是當對方三度突擊並施用武器暗算時，他即返身施殺手將對方殘踏致死，他臉上似大悲又似狂喜的表情，顯示出他大仇既報之快以及殺死一名高手的不忍——這是一般武打片裡所看不到的。更如他在島中解決了一大批敵人後，手持雙棍，但被機關所困，他不慌不忙，既不似一般人在猛劈打鐵柵，(事實上，那鐵柵若劈打得開，對方也無需設這道機關來困他了。像片中那類身經百戰的英雄，決不會不知道這點的。)也不致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來回踱步，(這是急也無益)，李小龍的應對方法是突然盤膝坐下來，閉目養神，這不單有真正高手的氣度與胸襟，也是運氣調息，保留精力，處變不驚，甚至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一般人(尤其少年人)只學會李小龍打鬥時的怪叫與長嘯聲，而不明白內裡的意義，這就糟透了，我們都知道，在影片中的李小龍，在打鬥時必有長嘯聲，而且餘聲嫋嫋不絕，讓敵手心膽俱駭，而且力隨聲發，較不易受傷，吐氣揚聲，力道也較充沛，李小龍的長嘯，往往在打倒了好幾個敵人後，長嘯聲猶如長空一線，隱隱猶在！可見其元氣之充沛，絕非怪嘶亂吼可比。李小龍生前死後，甚至在其他影片中，都有人模倣他的嘯聲，但只求怪誕，不明其用，只是虛有其表及虛張聲勢罷了。甚至不是拍戲時，在實戰中，李小龍亦是如此，他是一個武術的狂熱者，初見風間健，就想從對方身上「偷」得一些功夫來，

甚至不理會別人的感覺。風間健在日本的一本雜誌上曾撰文說：

「……他在喊：『動手』，『動手呀！』並且不待我反應就撲了過來！……兩人擺起架式，互相凝視了一會，他忽然『呀——！』的尖叫了一聲，完全像魔鬼的淒叫，像從頭頂發出來的聲音，我吃了一驚，注意力稍一弛緩，他立刻便打過來，大家倘若看過李小龍的電影，一定可以瞭解他在攻擊的剎那發生的怪叫，在酒店中聽到這種怪叫，誰也會吃驚的，但是他卻在咬嘴唇，臉上帶著歡喜的表情……」

李小龍把武術與生活融合無間，正如他常常禁不住要當街習武一般，造成他超卓而且實用的武術。無疑的，練泰拳或西洋拳等武藝是比較實用的，泰拳拳師根本是職業的，身經百戰是當然事；西洋拳師也是專門訓練的，幾下出拳招式都要滾瓜爛熟，而且窮其一生去研究它。國術卻是比較藝術化的武術——這並非說國術不實用，其實凡武術精練者，無論那一門派，都是一流的技擊高手——一是因為國術現階段多為私營傳技的，練習者多為業餘而非專業；二因國術門派繁多，各自習技，較少出現於擂台或與人搏擊；三因國術以強身及精神為主，不求擂台打鬥決勝負，覺得那是為個人名利之爭——所以國術一技，千變萬化，高深莫測，較為藝術化，也比較不實用，因為一旦實際搏擊，瞬息萬變，龍騰虎躍的拳套，往往不一定能施展得出來了。

如果要把武術當作純藝術性的項目來看，國術應以為最。李小龍自幼與其父李海泉學過太極，又拜在葉問門下學得詠春拳，原為國術出身，但許多人說李小龍並未專研詠春拳，使其發揚光大了詠春派，因而惋惜，這卻不然了；武術本為天下一宗，李小龍學習了詠春拳，執其善者，改其缺者，雖已不是純正的詠春拳，可是哪一

樣武術是不需要不斷改進的？李小龍無疑是擴展了武術領域，也等於是發揚了詠春拳，無需爲之惋惜。李小龍本身是不認爲自己屬於何宗何派的，甚至也不屬於截拳道：截拳道只不過是他自己所練的武功的一個名詞而已。「截拳道」原名「節拳」，意思就是從各門各派精采的拳術中取其節要，接駁而成。正如李小龍自己所說的：「我現在更加理解，甚麼家，甚麼派，這個『家』及『派』，不必太強調，就算我的截拳道，這個名詞，亦屬多餘。」

香港武術權威雜誌《當代武壇》，在近期曾一連刊載三幀李小龍與人相處一起的圖片，題字是：「指手畫腳的李小龍」、「胸無城府的李小龍」及「幽默有趣的李小龍」，李小龍的確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也許可以很成功的控制他自己的武功，但他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所以他曾經按捺不住面責了羅維，甚至用武力威嚇他，可是他卻早夭了。雖然在他許多話裡都顯示出他對死亡的早臨已有預知，甚至連他最後這部未拍完的戲也命名爲「死亡遊戲」，不過這場遊戲，終於把這個武術家擊垮了；在死亡的面前，許多偉大的人都是不堪一擊。何況李小龍並不是個偉大的人，只是一個成功的武術家。

一位日本文化中心的著名武術大師大谷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高度商業化及工業文明後，武術的變質，武術的意義已被曲解。《當代文壇》曾有譯介，我摘錄其中一段，因爲它具有深長的意義：「日本武術是由武士階級所創立的，由於武士要時常面臨死亡，所以他們便要到寺院裡學習死法，他們每日接受僧侶的教導如何地死，反面的解釋是每秒鐘都要準確地生存，使日本武士非常注重紀律及儀式的舉行，這亦是日本武術入門神祕之鑰。從此你們便可以看到日本武術與佛教、神道及道教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地聯繫著，在文字上，這些哲理便統稱爲武士道精神。」也許李小龍已深深了解：每秒鐘

都要準確地生存，所以他的生命才充滿了神奇、繽紛而燦爛的星花四濺！

李小龍在生的時候，曾開罪了無數的人，不過也正如《當代武壇》第四十五期裡刊登的一幀照片，李小龍靜靜而淡淡地和羅禮士、茅瑛等站在一起，下面印著：「李小龍沒有太多的知己，但是他卻尊敬他的武術朋友。」他生前是最熱鬧的，不過也是最孤獨的，像寂寞的長跑者一般，他是猛龍過了江，不過壽命也至此終結。像他這樣一個無法控制脾氣的人，（琳達的《我夫李小龍》裡曾談到有次李小龍搬置大床，無法安放，結果大怒，把床在牆上砸塌了。）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裡，確乎不易生存的。也許他的死，不但留下無限追憶，也留下光輝燦爛的名。

李小龍曾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激勵其弟子，一方面又是因人而施的；他甚至手攔其弟子井里，以激勵其憤怒的鬥志。他的入室弟子羅禮士，是美國空手道的七屆冠軍，是李小龍把他介紹到香港來，在電視台上亮過相。羅禮士公開承認李小龍是他的師父，其時李小龍與羅禮士雙手緊握兩人充滿對武術的自信。而今羅禮士正挑戰牙擦拳王阿里，阿里更曾揚言以三億日圓給任何一位能在一場比試中打敗他的日本高手，甚至自稱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強的人，羅禮士首先在高度上不及他，體重也少了三十多磅，而且在比賽時，羅禮士手腳將戴上軟墊，雙腿只准踢阿里腰部以上，這對羅禮士來說，是相當不公平的。空手道之拳道，不似西洋拳之「鈍」，而在「銳力」，戴上拳套，將使羅禮士之拳力大打折扣，加上只能踢阿里腰部以上，一來阿里比羅禮士高，踢其頭部甚是不易；二來西洋拳上部防守極穩，只怕羅禮士無法施展；三來阿里體格雄壯，肌肉結實，胸腹之肌，斷斷可以承受得了羅禮士之踢擊的。這些條件都使羅禮士大大

吃虧，但羅禮士仍願與阿里公平一戰。李小龍曾處處齊勵其弟子，分析缺點，加強優點，已成了羅禮士生活上的戰友，此刻如果李小龍仍然在生，相信他仍會如當年電視台上，緊緊握著羅禮士的手，對武術充滿了信心吧！

李小龍的死訊公佈時，有許多人引為茶餘飯後的主要話題，我聽到兩位友人的看法。第一個友人說：「李小龍的死關我什麼事？！他死了又不見得我沒有飯喫！」另一個朋友說：「我是因為李小龍除了會兩下子武功外，居然還會哲學這門子學問，才對他有些追念，否則，這個人談不上成就。」這兩種反應都不同，但都曲解了武術的意義。李小龍的生死自然和個人的飯量沒有什麼牽連，但是這裡有一個人，藉著他，才把某樣中國的東西介紹給西洋人，而且能夠把它發揚光大，甚至把他自己也奉獻了進去，我們就沒有理由拿他和自己的飯量牽涉在一起。正如羅素的死亡，畢加索的死亡一樣，他們的死亡，我們可以不必影響到飯量，但卻可以使我們更深一層的銘記他們生前的奉獻。另外，武功並非一定要依附在某種哲學上才立得住腳的，武功本身，便是一門實際的哲學，一種處世方法。如果我們只注重一般所謂的「哲學」，儘管去敬佩哲學家，但萬勿因此而愛屋及烏，喜歡起武術家來。武術家表現自己的是武術，而武術並非可以使其哲學意義抽離的東西。

這幾天看到台北學苑在放映《蝴蝶小姐》(Butterflies Are Free) 合映《龍爭虎鬥》，一方面因為《蝴蝶小姐》是好戲，另外一個主要的理由，為的是再看李小龍一趟，不惜抽空冒雨去看，結果災情慘重，原來此《龍爭虎鬥》乃是西片，並非李小龍那部，都是譯名害死人。記得李小龍的《唐山大兄》在國外被譯成《憤怒的拳頭》，這倒是很合適，李小龍的確是「憤怒的拳頭」，他的確有武術大師霍元

甲所創之「精武門」的精神氣度，他性格之憨直，敢怒敢言，也確像美國來的「唐山大兄」，也真的是「猛龍過江」，有威有勢，以至掀起了國產拳擊片的「龍爭虎鬥」熱潮，可是他卻敗在死亡的黑手掌裡，那一趟「死亡遊戲」，他是玩輸了。輸了，連生命也在內。

現在我們只能看到牆上飾畫裡的李小龍，仍神氣飛揚的在那兒，仍是他的片子裡「龍爭虎鬥」中的一幕。至少他給了中國電影一個教訓：中國電影裡的男主角不應該永遠是那麼寶玉型的，白而俊俏，寒時傷風暑時鼻塞的，也告誡了以前武打片裡的英雄，武俠片不是兩三下花招或鏡頭技巧可以了事的，也更不是未決戰前手舞足蹈，亂叫一通，可以通過的，因為在打鬥前多揮手腳，等於是多花精力，乃不攻自敗。在壁上裝飾畫裡的李小龍，已十分瘦削，比起他在《唐山大兄》裡的雄姿英發，已大不如前了。超時的練功，超時的工作，短缺的休息，短缺的睡眠，使他的精神與體力，都接近崩潰的邊緣。這張照片裡的李小龍，雙頰已深陷下去了，臉型也嶙嶙見骨，只是濃眉高聳，雙目仍炯炯有神。可是畫中李小龍的站姿，仍那麼自然悠遊，彷彿隨時都可以像一支箭一般地激射出去。靜若處子，動如脫兔。李小龍的雙目沒有煞氣，也沒有頹餒，他只是凝神而專注地望向右方，他把右手微曲，掌心擺在右腰附近，左手斜放在右胸及右頸之間，身微向右，一身是汗；但卻一點也不緊張，相反的，他每根繃緊的肌肉都在弛鬆——可是我們卻深切地了解得到，一旦敵人來欺，他會如一頭怒豹一般地飛彈出去，在最短的時間裡用最有效的方法，把對方打倒。就這樣的一幅畫，把李小龍永遠留在人們的牆上、心上；李小龍拍了這張照片後不久，他便在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日，一個對他來說是突然的日子裡，撒手塵寰，默然長逝了。